

學藝叢刊

第二種

火 燭

(散文集)

新中國報社出版

一四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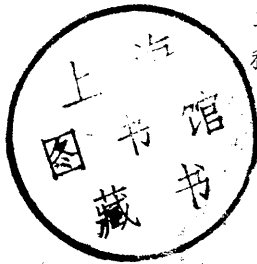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4651B

學藝叢刊第二種

燭



火

新中國報社出版

~~1600873~~

序 言

「一言爲心聲」，「心聲」可以自由奔馳，言，則就不同了。藝術要求的是真實，編者的搜輯此書，雖在這點上竭其可能，但想來還不能得我們許多執筆者心聲上的一二吧？

這集中，我們的執筆者，祇訴了生之苦悶，懷念過去，掙扎於現實。高山大水，自是使世界增加其壯觀，但這裏祇能說是「繁花野草」，也點綴了這個世界。「這些苦悶，編者覺得是真實的，並且在苦悶中，我們的筆者們，大都有希望，希望着前面一點點不熄的夜火；有希望，就能够活。因此，就借了驕夫先生的一篇「燭火」，作爲集名。

從學藝創刊號起到最近七百五十七期止，收集時，注意內容，也留心到詞句，求純淨而真實。也許免不掉滄海遺珠，那是要請學藝的撰稿者原諒的。並未將各篇分門別類，編者覺得那是沒意思。次序的排列，並非是根據於執筆者的聲名或優劣，也有是根據於發表年月的先後，也有是在編者的心目中有一個無形的系統在。

編 者 三十二年五月

目次

序言	除夕的留戀	哭周木齋先生	流浪生涯	中年書懷	方吾生之中途	燭火	孩子的啓示	人的世界	寒流襲擊着我們	臉
.....
洛	沈	沈	亦	驍	驍	驍	泥	南	洛	洛
川	痾	痾	思	夫	夫	夫	蓮	容	川	川
三	四	一	七	〇	三	六	元	二	六	三

妻之懷疑	洛川	臺
邊沿上的生命	尤且介	元
公務員的歎息	尤且介	四
中年的影子	草間	四
窮冬欲去尙徘徊	王子	四
蘇州陋巷小擷	王子	四
黃昏	王子	三
倦飛	王子	三
父親與酒	野丁	三
鞭痕	欲仁	三
生命的火焰	慕松	三
旅社一夕記	伍儁子	三
鸞室之夜	老鱸	三
生活三部曲	比牙	三
金魚	白燕	三
鱖鱖	張祥沅	三

目次

妻的三十生辰	海	天	三
雞	一	統	九
夢與現實	唐	甯	二〇
上行車中	林	鳥	二〇
小鎮紀事	沈	焜	二二
離鄉	麟		二五
還鄉記	徐	淑	二九
故鄉	剛	克	三三
生活在漲潮中	之	俊	三五
賣兒的前夜	林	嵐	三六
渡江前後	墨	丁	三三
信	甘	穆	二六

除夕的留戀

沈 疴

雖說還是一樣的一天，但因為是除夕，因而對於這一年的最後一夜，也覺得有點留戀。戀留和回憶雖有點不同，而且前者較諸後者也比較接近現實——因為回憶的已成過去，留戀的是將成過去的現在——可是留戀和回憶的前面，一樣的沒有將來。

然而人類究竟是感情動物，何況又是文人。在斗室中對着淡黃的燈光，靜待着新舊歲月無聲的交替；此時此地，焉能無感？

攪鏡自照，覺得自己的面龐已充滿了中年人的氣急，兩鬢也參雜了不少白髮，回想過去的豪情逸致，不僅撫膺太息，而真黯然神傷。

「人生行樂耳」，這句俗語，在積極方面說是達觀，在消極方面說是無聊，我雖不會消極，但也不十分積極，因而我的人生觀是樂觀。

可是一到中年，人的感覺便有點改變。這改變，說得好一點是爐火純青，玲瓏剔透；說

得壞一點，便是意志消沉，老奸巨猾。總之，中年人的心理，不是少年的，也不是青年的，更不是老年的；他具有青年人的勇敢，他具有老年人的懦弱，換句話說，有時勇敢得可以，有時也懦弱得可憐。

檢討自己，自己便是一個既勇敢但可懦怯的莫名其妙的東西，可是我自己的理由：是中年了！

所以，自己雖明知留戀和回憶在掩沒了自己的將來，但依然歡喜留戀，歡喜回憶，因為我知道在自己勇敢的成分超過懦弱成分的時候，我還有我的將來，因而在現在懦怯的成分超過勇敢的成分的時候，我又何妨將整個身心浸潤在留戀和回憶裏。

四周是靜悄悄地，我在想。

我在想，尤其在想最近三年來的過去。

不一定是今天晚上——不過今天晚上特別濃厚一點——每在午夜夢回的時候，我覺得最近三年來自己變得太快，也變得太突兀。

真的，三年來自己真轉變得太奇怪了，奇怪得連自己也有點茫然。也是真的，三年來，

自己想不到做的事，做了；不願意做的事，也做了。

我知道，這轉變，是我的沉溺，但也許是我的新生。我也可以肯定地說，我不滿意過去，也不滿意現在，我的希望，還是將來。

將來是遙遠的，但也是很接近的，正如現在漫漫的冬夜一樣，夜愈深，離天明的時間也愈近。

拋撇了除夕的留戀，等待着新的元旦的來臨，現在該是時候了！

哭周木齋先生

沈 疴

我用萬分傷悼的心懷寫下了這個題目，真的，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實在令人太痛心了。提起木齋，我腦海里便馬上浮起了一個沉默，誠懇的青年的影子，附痕在影子四周的是：冷靜，勤謹，倔強，固執和孜孜好學的精神。

我和他同過事，更和他在同一條陣線上同樣地經過長時間的苦痛的掙扎，在某一個時期里，我們是朝夕相處，宛如兄弟，然而在這樣熱情的友誼中，我沒有看過他痛痛快快地笑過一次。什麼事創傷了這正在蓬勃的青年學者的心懷，我不知道，他也沒有讓我知道，而今，便讓它成爲一個謎，永遠地成爲一個謎，深深地埋葬在你老友的心田里吧，木齋！

我常常因爲他們沉默而想起了自己童年時候的沉默，因而覺得沉默是他值得令人欽佩的一點，可是二十五六歲以後自己却變成了一個整天打哈哈的傻子，所以對於這位深爲欽佩的朋友，背地裏却於他起了一個『四方木頭』的綽號，對於他的文章的批評是：『文如其人』。

是的，他的文章粗淺地一看，是相當枯澀和呆板的，而詞句也詰屈聱牙不容易讀下去，不過只要你肯仔細的來讀，你會從枯澀中體味出興趣，從呆板中體味出活潑，而他的青年的忠誠的熱烈，却躍然紙上。

我的『文如其人』的批評，是相當淺薄的，所謂徒見其表；可是我有時看看他的文章，再想像他遲鈍的呆板的舉止，又深覺得這句批評的適當。

事變以前，他和他的夫人和長女公子同在上海，三口之家，倒也維持着水平線的生活。戰事發生以後，一支禿筆，便漸漸感覺到不容易支持這日益加重的生活擔負了，最近一年來，我知道他是在貧病交加中渡着困苦的生活的。

然而正因為他的倔強與固執，他却咬住牙根和生活苦鬥，他在任何朋友面前說一句輕話，他只拖着病體在嘔心瀝血的寫，寫，寫，以僅有人的心血來換取最低的稿費。

也正因為他倔強與固執，他只知道朝前望，却不回顧一下，或把週遭的現實考慮一下，一年來我和他因為觀點的不同而漸漸疏遠。疏遠的原因，在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我不希望因主張的互異使我們中間發生一點裂痕，所以才用避面的方法來維繫我們寶貴的友誼，因

爲以他的熱情和學識，如果一旦發覺其本身立場的缺點，他是會成爲新中國文壇一員戰士的。然而，這希望現在是沒有希望了，他一生既倔強固執，蓋棺定論，就讓他始終成爲一個倔強固執的學者吧！

記得還是兩三年前的事，是我們相處最接近的時候，他的夫人在戰事發生前赴常，因交通阻隔，他在上海一個子過着孤零零的生活。有一天，我們本來約定辦一件要事，不知受到什麼感觸，他那天竟喝得大醉，以致放聲大哭。當時我以爲只不過是醉得太厲害的原故，而今想想，我才明白他是傷心人別有懷抱。

木齋是死了，他所以死的直接原因是窮，間接原因是死於戰爭，戰爭，不知殺害了多少無辜民衆，不知殺害了多少有爲青年，木齋不過是千千萬萬的犧牲者當中的一個罷了！

文而稱丐，千古傷心，此篇之作，我不懂哭老友木齋也！

流浪生涯

亦思

學生度着浪跡江湖生涯，偶或回歸故鄉，也從未作留連想。最近在朋友書齋內，看到一付立軸：

「男兒立志出鄉關，

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間到處有青山。」

反覆讀了幾遍，引起了無限的感觸，詩意：很顯明的在勉勵男兒志在四方株守家園的非計。我何如？該作深切的檢討。

記得在二十年前，某一天秋之晨，在細雨濛濛中，離開了鄉關，當時心頭，確具有很大的抱負，大有「鵬程萬里今朝始」之感。

流浪生涯

然而，不到一年，便匆匆回到了故鄉一次，慈愛的母親，眼見遊子歸來，內心具有無限的懂悅，雖不能說是爲兒子洗塵，却親手煮了幾樣她兒子平時愛吃的菜肴，並且殷勤垂問旅外一年的生活情況，無微不至，那時祇覺得慈愛，確是天地間唯一偉大的愛，恨不得永遠投入慈母的懷抱裏，享受一些天倫之樂，然而，終於離開了家，離開了故鄉，再度踏上了征途。

一年復一年，渾渾噩噩，在人生旅途中跋涉，有時處境感到前程渺茫，也會以沙漠中的駱駝自喻，希望能早刻走到旅途的盡處，得到一個任何的歸宿，莫再負着重載，獨行踽踽，茫然不知所終。

似乎不該有如此消極的情感，也曾奮發起來憑着僅有的熱和力，掙扎，搏鬥，然而，不知是自己力的脆弱，還是每個人必須受現實環境的支配，終於經不起外力的襲擊，又復消沉了自己的志氣，蹉跎歲月。

明知得過且過，決非是有爲者應具有的態度，並且四圍期望着你，能得有任何成就者，大有人在，不能實踐你的初衷，不能發揮你的抱負，雖然立志出鄉關，不過是一個流浪者而

已，那得不爲人所鄙視，不齒？

自信在流浪生涯中，並沒有放棄過自己的責任，是可以慰諸良心，在形形色色的人羣中，已看透了世故人情，不過如是而已！我不敢自負聰明。愚笨者，對着：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更是發呆。

中年書懷

曉夫

隨便翻翻西文某雜誌，讀到洛克斯（Joseph Roux）的兩句話——

人在年少時，撒下無愁的眼淚；

到得年老時，却撒下無淚的哀愁。

於是想到自己，已是踏入中年的人，離所謂兩鬢斑白的老年時代雖則相隔尚遠，但對鏡一覽，却也照見了額上所烙印着的皺紋了——哦，這皺紋，分明就是中年時代的象徵。

正因為自己是介乎少年和老年之間的原故，所以眼淚和哀愁，也就兼而有之。眼看着瓶花的委地，蠶蛾的去世，本該是可以無動於中的了，却也會無端的逗出幾滴清淚；偶爾聽到幾個熟人的死訊，或者看到街頭上橫陳着的一具具無名的白骨，或者回念着自己的稻粱的困難，也時時會湧現起一股無淚的哀愁。

在無愁的眼淚和無淚的哀愁裏，在綜合的情緒，意識和經驗中，我和其他的人們一樣，

正過度着自己的可悲的中年。我想，這也許是人生的各時代中所必經的最大的苦難的時代吧。

我也知道：倘要無淚，無愁，那就只好求之於金色的童年。猶憶定會曾有——

瓶花帖妥爐香定，覓我童心廿六年。

之句，他分明也在苦訴其中年的悲哀吧。

朋友，「覓我童心」，誰說不該覓呢？但是朋友，請了，覓的方法在那兒呢？而且，覓的本身也就是一樁多愁的含淚的事呵，我以爲。

方吾生之中途

驍夫

人到中年感慨多。譬如說吧，當我偶爾翻到英譯本的但丁『神曲』的第一句的時候，我頓時沉浸在

『方吾生之中途』

的冥思中去了。

『生之中途』，就是中年的另一說法。在這中途，我撫今，追昔，思未來。冥想得久了，天色漸漸地暗下來，暮靄剩給了我的世界。我回顧到中學時代。

在曾經和我同窗共硯四五載的少年朋友中，我忘不了有兩個：一個是家境較富裕的頭大身胖的阿何；一個是面黃肌瘦的一望而知是清寒子弟的阿穆。我自己，則介乎二者之間，不很富也不很窮。正如我們的家道一樣，我們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差別也有點兒不同，成爲了三個小小的典型：有時，同學問阿何：「你每天好像非吃司高脫清魚肝油，鮮牛奶，鮮雞蛋

不可的樣子，這究竟是爲了什麼道理？」他的回答非常爽脆：「除了要長生不死以外，還有什麼道理呢？」他哼得一手好詩，使我們大家爲之不敢和他唱和。然而很不幸的，他在十八歲那年的三月裏，突然染猩紅熱而去世了。那時我曾經破了戒律，情不自禁地歌頌起這個「鬼才」來，我依稀還記得其中有兩句是：

「啊！你！你竟倒斃了，在十八歲的短途上！

啊！你！你竟死在江南三月的春朝！」

直到如今，我還忘不了這位頭大身胖的阿何！

一想到弔阿何的詩，我便會聯想到另一首寫贈阿穆的詩。那時的他，大約比阿何大一兩歲，但看上去却反而像小兩歲的樣子，不但個子矮小，而且瘦得駭人。他的志氣却特別高邁壯烈，當他讀到高中二的那年，正是中山先生創辦軍校的時候，有一天，忽然對我們這幾位要好的同學們說：「朋友們，我要到黃埔裏去了！」同學們聽錯了，以爲他厭世之故，要去投黃浦自殺了，於是異口同聲的說：「你可有什麼難言之痛嗎？快說出來，讓大家來給你想想辦法就得了，何必去尋死？」

這時，阿穆仰天大笑，說：

「死？是的，我是抱着必死之心，去求一個不死啊！所以……哈……哈哈……我決不投黃浦，却要投黃埔！」

我當時聽到阿穆的這種新鮮有力的誓師詞一般的語言，受着多麼強烈的感動，是任何樣的詩句所歌吟不出的吧。雖然，我曾經趁着一股的情熱，寫了幾句送給阿穆，以壯其行，用他自己的話，也就是「以必死換得不死」的意思：

去罷，去罷，我敬愛的友人！

帶着一個必死的決心，一個必死的堅信。

遠遠地，遠遠地，在死線的外緣，

是一個不死的生存！

能活着回來，那是最好，

我們將以微笑報答微笑；

倘若死了呢，不幸呀，

也該讓屍身與屍身合抱！

後來，他身經了千萬里的征途，終於成爲了他希望中所要成就的一個英姿颯爽的武士，現在不知道如何了，使我要忘也忘不了他！

站在「生之中途」上的我，將怎麼辦呢？我將永遠憶着早已死掉了的，還活着的以及將要活着的朋友們嗎？抑或是將他們一一忘却呢？

我陷入了沉思和冥想……

燭 火

驍 夫

今夜，電燈突然熄了，不知是什麼原故。暗中摸索，怪不自然。

拿出了一枝洋燭來，給點上了火。火光搖搖擺擺，像要跌倒下去的樣子。我覺得燭火很可愛。

是因為我曾經「翦燭西窗」或「秉燭夜遊」而有所沾戀於燭火嗎？或者是因為「燭影搖紅」或「一燈如豆」一類的古詩情而引起了我的微思遐想嗎？抑或是因為時值非常，處境特殊，燭光可代電燈之用，因而有所偏愛嗎？這都是的，但也可以說都不是。這只是我愛燭火的一部份原因，然而決不是全部，而且也不是主要的部份。

我追念着遙遠的過去。

那還是孩子時代的一個微寒的秋夜。夜瀰漫着：河上是夜，岸上是夜，野路上是夜。我正在趕夜路，月亮被吞滅在烏黑的陰曇裏，星子彷彿掩埋在厚實的黑布裏頭；黑沉沉的，靜

寂寂的，陰森森的夜氣，把大地壓制了，窒息了。在大地上趕路的我，迷失了路向，左右失據，進退兩難，在大黑暗的重重包圍之下，我陷入了比荒島上的魯濱遜所經歷着的更淒苦的情境。停在中途吧，中途沒有我的收容所；走向前路吧，前路上又有何處是我的目的地？無可如何，只得沒命地走。我那時所伸出的每一個脚步，彷彿只在向墳墓進逼。「疑心生暗鬼」，我不由得懷疑到自己，是已經變成了大黑暗和大墳墓里面的行屍走肉了。

忽然，正當進行到河岸的盡頭處的時候，淡淡地出現着兩三間草舍的模糊的輪廓。村舍中閃出了一支搖搖欲墮的燭光。在燭光中，黑夜似乎在逐漸褪色；一片大黑暗裏面正在溶現出一條冷溼的道路。一切都像在沈夢中開始蘇活過來。

「前面有光了！」

我的心彷彿已恢復了跳動，失却了的魂魄也彷彿重入我的軀殼裏來了。我的兩眼開始閃射出希望的光，因為橫在我的前路的，已經不再黑暗，而是光，光就是火，火就是熱，熱就是力啊！我不由得震驚於燭光的力量的巨大：燭光，僅僅是一支小小的紅燭，它却能運用它所能發放的熒熒的微光，擁抱了大地，擁抱了村舍，擁抱了野路，而且把我從絕路上搭救

了起來。

柯洛連科說得對：這種夜火——燭火是夜火之一種——具有這樣的特性：是戰慄黑暗，是接近我們，是閃閃發光。我因此記憶着我生命途中所身受目擊過的深黑的夜和小小的燭光；我因此懷着深切的同情，理解着這一位痛感人世荒涼和宇宙寂寞的文壇老人爲什麼念念不忘於那條夾在巉岩中間的險惡的深黑的河流和那一星星敏活的小火的緣故了。

孩子的啓示

泥蓮

從孩子身上，往往可以悟出許多人生的哲理來。

四個多月以前，從遙遠的南國歸來；三年流浪，只落得「背上之衣及兩手所攜」。當妻把我領到那間住過整三年的小屋，正是小舍午睡醒來，嚷着姆媽的時候。

分明是我離開上海時未足周歲的小舍。可憐的是姐姐，在人海裏打了兩年的滾，就夭折了。這孩子的死，在我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不知道病情，死期，更不知身葬何處，只覺得她沒有一天離開過我，而我也已經離開上海三年了。

大概是我底一副呆相使得岳母和妻難受，她們更怕的是我難受，就引着小舍叫我：

『叫爸爸啊！』兩個人異口同聲地說。

要一個不足三歲的孩子叫一個完全陌生者做爸爸，這是不近情理的事。

他不叫我，但也不避我。說是天性也可以。

孩子的啓示

就這樣，慢慢地接近起來了。

正對洋台，是××小學的操場。據妻說，在岳母沒有手痛以前，小含總是嚷着要外婆抱他下去，看小朋友們唱歌。小朋友拍手跳舞，他也跟着拍，跳。幼小的心完全溶和在更大的喜悅裏。

現在可不成了，一來岳母手痛，二來傭人也給回掉了，開門七件事，忙得還嫌人手不夠，那裏還能騰出工夫抱他下樓呢。於是，不得已求其次，端一張小籐椅，放在洋台上，讓小含坐在上面「觀操」。

這方小小的操場，真也够鬧忙的。早晨有全體學生的朝操，上下午起碼有四節體操課。上課的女先生，簡直是一個大孩子，她喜歡孩子們，孩子們更喜歡她。我們的小含一聽見口哨的聲音就三腳兩步地向洋台上跑，往往跑得跌交，也不叫痛。分明是房間裏的一桌一椅太單調了，小含常常喜歡站在洋台上望望什麼，有時就只他一個人，也不嚷着要人陪。

上星期天，照例操場上是靜悄悄的。在小含午睡醒後，我和妻準備陪着母親到霞飛路拉

都路口的小公園去。小舍一聽要到公園去，就高興得什麼似的。趕忙換了衣服，帶着皮球，一家四口，走了出去。

在小舍的眼中，公園簡直是廣大的世界了。他可以在青草地上獨來獨往地馳騁了。四周雜列着奇花異草，還有噴水泉，便使他看了眉開眼笑，爲之神往。

公園的一端闢了一個小池，當中是噴水泉，池裏還養着金魚，游來游去的。

古人說：『臨淵羨魚』。孩子們看見魚，就分外高興。看見一個俄國小孩帶了麵包餛飩魚，我就想起，若是我們也帶一個麵包來，讓小舍一點一點地拋在水裏，看魚兒們來往爭食，該多麼有趣。

池子旁邊有兩匹石馬，小舍一定要妻抱住他騎上去。我說「跌下來，痛不痛？」

孩子的回答，倒也斬釘截鐵說：「不痛。」

既然帶了皮球，騎厭了馬，看厭了魚就率性帶他到草地上踢球去罷。

我們才踢了兩下就有好幾個小朋友參加了。小舍一點也不自私和吝嗇，有球大家踢。在那幾個孩子當中，舍是頂小的了，但是他仍舊要獨來獨往的跑着，捨着，偶然跌下，他總是

自己爬起。妻問他痛不痛，他的回答還是斬釘截鐵的兩個字：「不痛。」

黃昏時候，大家遊興闌珊，我們四口子也回家了。

入晚，在照例一度短短的休息之後，我要開始每日的精神勞動了。一燈在旁，俯視着牀上並列着大小兩張紅臉，我就戲問着小舍：

『開年，把你送進幼稚園去，好不好？』

他搖搖頭說：『我要上小學一年級。』

接着他又斷斷續續地說出自己的願望，他要妻給他買一套工人裝，像隔壁張家哥哥穿的，一個書包，放滿了兒童畫本；更喜歡的是「米索索」，這是他替風琴所起的一個名字。

隔不多時，孩子睡着了。臉上的神情是：純樸和安詳。

我一面在絞思寫稿，一面想起日本有島武郎的一篇短文：「小兒的睡相」來。

他這樣寫着：『……夜一深，獨自醒着，凝視着熟睡的小兒，愈凝視，我的心，就愈淒涼。他的面頰，以健康和血氣而鮮紅。他的皮膚，沒有爲苦慮所刻成的一條皺。但在那不識不知的崇高的顏面全體之後，豈不是就有可怕的黑暗的運命，冷冷地，惡意地窺伺着麼？』

是的，我們不是也有過這樣幸福的兒時嗎？覺得世界是廣大的，於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在荊棘叢中，不知有幾次次的出生入死，如今已經是做了父親的人了。

看見孩子在人生的道上學步，聽見孩子訴出小小心靈裏的願望，再揣摩他那副純樸和安詳的睡相，我就想到，這是一個難於居住的世界，更不能堪的重擔還在前面。

然而，柳葉不會不綠，只要我們能夠勝過凜冽的嚴冬。

走人生的路，要有孩子學步時不怕跌痛的勇敢，當然更需要戰鬥中的千錘百鍊。前面是層層的黑影，我們要施盡腳力跨過去的。

人的世界

南容

吾友啊！我今天讀你的「從蒼天悠悠歸向人的世界」，這個題目，是能鼓舞弱者去奮鬥，使站不起的人直立起來。我在你的「殘墨剩筆」裏，雖則是殘墨剩筆，但從來沒有喪氣的軟弱的語言，總祇是在和些人世免不了的錯誤與糾纏分析作戰。唉，吾友，你的呼聲，真能挽救垂危的病人麼？真的能喚回那「獨賦歸去」的求隱者麼？

對於你，我祇有欽佩你的堅強，而悲悼我的脆弱。我知道我自己的環境，我這一個人於世的用處已很少。但我知這種念頭也許是平時要想做了不起的事業的英雄心而來的；如果自己壓得平凡一點，不偏激，在世界上做些我所能做的小事情，也無所謂大小，就是做我所能做的事情，這樣，也許能減少一點所謂牢騷不平之氣。因為我想，任是逃世的隱士，不論逃到那裏，如果一息尚存，肉體還在，則衣食住行仍舊是免不了要的，如果不想做不勞而獲的蠹蟲，則工作是總要做的。總之，說來話去，在生一日，總也是處在「人的世界」裏。

有一個朋友對我說：「死是極容易的，做前線戰陣上的英雄也不難，難的倒是在一種人所不願意的地方活下去，而且平凡地活下去，經得起長期的日常的苦戰。」（也許英雄，就是從這種長期的平凡戰鬥裏來的。但我決不想做，也非我所能做。）唉，這種話，這種生活，對於我這種脆弱的人，自然吃不消的。我現在變成一種明知故犯的人。知道爲人在這時代應該如何生活，但不能夠這樣做。知道退隱是十分可笑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檯上玻璃板上偏偏壓着兩首詩，一首是郁達夫先生的：

「生死中年兩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劇憐病骨如秋鶴，猶吐青絲學晚蠶；

一樣傷心悲薄命，幾人憤世作清談；

何當放棹江湖去，淺水蘆花共結菴。」

這是郁達夫先生遇到王映霞後，理想要如此生活去，後來竟達到目的，於是名士美人，合住在西湖「風雨茅廬」之間。但又因奔走生活，兩個人不在一起，終致外緣乘機而入，愛人跟別人走了，現在達夫先生，飄泊天涯，實踐了他早期小說裏所寫下的句子：「又繼續

我此生大概完不了的飄泊！」（大意如此，原文已忘。）這也許就是作家和詩人應得的命運罷！

還有一首是「菊山詩集」上的：

「久欲謀歸力不任，浮雲蹤跡謾巢林。

功名未入屠龍手，貧賤常懷買鶴心。

月下敲門微雨過，樓頭聞笛二更深。

世間萬事俱陳迹，空倚西風閱古今。」

還有一首，是年月日在一個不能言說的生活看到的，詩曰：

「全休萬事見時堪，湯社平分一勺甘。

鎖日坐參華亭水，茶烟輕颺紫雲菴。」

這首詩，是從一張舊報上看來的，可憐那時，我祇拿着這張報紙的破塊，破塊上就有這麼一首詩，是說那一時代人見時事不堪，便索性存了萬事全休的念頭，嘔，存了這個念頭，一看世界，佈滿了刀槍劍戟，還是很好的世界，沒有什麼，倒可以定心坐着，結了一個茶社

，在紫雲菴裏鎖日烹茶喝。這雖然是唯心論，世界決不會因你不去管他而他就來管你，但存着一種偷懶心理，「我管我如此過活再說。」現在，這種念頭，在我心裏很強，像上海人的俗語：「死人勿關」，讓死人死到我門上再說。不去看世界，就是看，也祇用旁觀者「隔岸看火」的態度去看，即使燒到我的房子，無法避免，也祇好讓牠燒去。

這種心理，說出來自然是毒害人羣。那末讓我再算進步一點來說，我並不是欲逃避世界，祇想做一點我所能做而有一些些於人有益的事。藹理斯自己替自己的墓碑上做的兩句墓誌銘是我頂歡喜，頂佩服的，他謙虛而又誠懇的說：

「他使世界上多添了一些些的可愛，他使世界上增加了一點點的光明。」

但這談何容易呢？在這世界上要添上一些些可愛的東西，光明的東西，這也許又是野心，不過，吾友啊，吾們互相鼓勵着向着這一點小願望走去罷！

寒流襲擊着我們

洛川

走進屋子，屋內是冷靜的，靜得連一絲塵埃落在地上，也似乎聽得見，沒有火爐，空氣冷得如凍結了的冰窖。

黯淡的燈光下，妻坐在那裏，做小孩子們的鞋子，雖然聽見我進來，却仍一聲不響。妻的臉是嚴肅的，妻的脾氣却好像是幻變莫測底氣候一樣，而我已做了七年底寒暑表。

我卸去了手套和帽子，很疲乏地倒在椅上，爲了設法還債的錢，我是跑了一整天了。可是，我除了帶來一肚皮的懊傷和一雙空手外，我是什麼也沒有帶來。

「還沒有睡嗎？」在悵悶而又空虛的心裏，我許久纔迫出了這句好像多餘的安慰。

「唔……沒有睡。」

妻沒有停住手中的針線，也沒有抬起頭來的漫應着。傷風使她的聲音更有點啞啞。我們心裏，似乎有寒流在阻着。空氣又冰凍似的凝結着冷靜下去。許久她才突然抬起頭，停住了

手中的針線，用憂鬱的眼光望着我說：

「外面朋友那邊吃過飯了吧？這晚才回來，錢，想着了法子沒有？」

「咳！跑了許多地方都不成功，這幾天，他們也沒有辦法。」

「家裏的錢，欠得一塌糊塗了，年底，叫我怎樣辦，前債未還，難道又叫我去蓉嫂那裏去借，一世還不清的債，我受不了。」

妻在流淚。我心中悽然，我想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窮困正是沒有法子解釋的寒流，幾個月來舉債的日子，我內心的痛苦，又向誰去說呢？而且，想說也說不出。爲了撐這點面子，這年頭，向朋友借債，也須說得很堂皇才會有效的。可是，我沒有方法，在這樣的環境中，使家庭裏的情感更溫暖一點起來，窮困底寒流在擴大，它沖去了我們過去六年中歡愉的影子。

我默默的望着燈，燈光空虛而黯淡地照着妻在哭泣的削瘦的臉。安兒的咳嗽，不時由牀裏傳來。安兒的身體近來愈弄愈壞了。他初生時，不是有着一架小白牀嗎？他不是會熟睡在皮篷的四輪臥車中，當作我們幸福的結晶，向人家炫耀過的嗎？如今祇有躲在他母親的脚跟

下睡了。爲了屋子裏的寒冷，他是不斷地傷風咳嗽，可是我却從沒有買什麼藥品去替他醫治，一切都是聽之自然了。

寧女睡在靠桌上邊的這一頭，大約爲了近來吃黃豆的代粉吃得太多了吧，嘴角又爛得那樣難看了。他是睡得那麼熟，好像不感到屋子裏是這樣冷，不知道寒流在包圍着我們。是的，在這樣的年頭，我並不希望有一隻溫暖我們的火爐，可是我是連一絲溫暖我們的温情也沒有。寒流會帶着尖銳的冰塊，刺破我們的心情，沖散我們的家庭的，有時，我真想忘却自己，麻醉自己，我怕回到那寒冷的冰窖裏去，可是我不能，我的血流還有那一絲微溫，除了我的身子，真的不能支持的被凍僵了。

我頹然的坐在椅上，心裏空虛得說不出一句話，我知道，如果多說，也許祇有激起一些無益的漩渦吧，我讓屋子冷靜下去。

我悄悄地脫去衣服去睡，妻獨自坐在牀邊垂泣。窗外，不知幾時起，又瀟瀟地下起雨來了。

臉

洛川

我習慣地，又在盥洗後用鏡子照着我底臉了。臉，那患着貧血症的，永遠蠟黃地，就從來未曾有過好的營養。兩道眉毛，也老是受傷似的擠在一塊，像含着什麼糾纏不清底債務。很少有揚眉吐氣的表情。壓根兒，那可憐的眉毛，就沒有遇見它表演天才的機會。眉毛之下，便是我底雙眼。不，祇是獨眼，因為我只有一隻眼睛是正常的。另一隻眼，在五、六歲時，沾染了奶媽的眼疾，生上白翳，幾乎使我失明，經過許久的治療，雖然沒有瞎，可是眼珠卻縮小的變形了。而成了我臉上唯一可悲哀的標幟，永遠不可挽救底缺陷。加上我眼皮上那常常缺乏睡眠的黑圈，更使我的雙眼失神了。我的雙眼雖然失神，可是它偏有着它的怪僻的，老是饑餓地搜索着世界那些太美麗的事物。十餘年來悲苦生活之經驗，在我那隻受了傷底眼球的神經裏，教會了我怎樣觀察隱藏世間的罪惡和良善。可是我從未沒有因為它的受傷，而配上一副什麼眼鏡之類的東西，因為我還有隻犀利而正常的眼睛可以應用，而且怕加上一層

隔閡之後，或許會使我的視線發生變化的錯覺，我的臉，除了這樣一雙有缺陷的眼睛之外，還有平坦的鼻子和無大疵可批評的嘴唇（然而牙齒也是不可救藥的難看）。如果再要數一數，那就是額上那一顆小小圓圓的疤痕吧。那是我小時玩皮的記憶，也是增加我臉部難看的特徵。這許多好像天生來就造成遺憾似的東西，全部構成了我這張醜陋的臉。的確，臉的醜陋，有許多地方使我吃了虧的。使我失去聆取人家許多關於神采可愛的讚詞，什麼氣宇昂揚啦！豐采清秀啦！如有，那祇是被人作爲嘲笑底對象吧。醜陋的臉，不用說，會使陌生的人生着不愉快的印象的，卽是自己，在照鏡子的時候，也有着說不出的哀怨與悲忿。因爲誰都有着一顆熱烈愛美的心，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我豈能例外，所以我有時生着怕照鏡子和怕照相的卑怯心理，我想，如其留着醜惡，還不如留着世界的美好吧。這種悲忿擴大起來時，我幾乎妬恨着世間的一切太美麗了的東西，於是，我時常想着去看那世上最醜惡的一切，我知道，世間如果沒有醜惡，是不能顯出世界的美好的。十幾年來，我便瘋狂地苦痛地，專搜尋世間一切醜惡的對象，結果，我發現了醜惡中也包含着最深湛的良善，而最美麗的外貌，卻常包含着腐敗與耽毒的禍心。於是我受了傷的眼與心情，不久便由搜索而變成了迷惑，外界對

於我醜陋底臉所發生的刺激，由於熟習和經驗的累積，在我也有點兒純然無覺了。並且，它養成了我的自尊，當我迷惑而苦悶的時候，自尊心就安慰了我的心境。於是我有着許多朋友了，我沒有自殺，我帶着那有許多缺憾的臉活了下去，依然在欣賞着這太多幸運，太多美麗的世界。我鼓起勇氣，天天照我缺乏營養患着貧血症的臉，我看見它在辛苦中蒼老起來，削瘦下去，那似乎能言語而又沒有言語的額上皺紋，告訴了我壽命之短促，但我卻漠然處之，我早就明瞭死亡，不過是那麼一會事。至多是我這張醜陋的臉在人間消失而已。然而我捨不得的，還是世間那許多太幸運太美麗的事物和太豐富底感情。死，在死者本身是沒有感覺的，祇是活着的人，想着死後和死時那四週許多親愛的事物時，才會感到悲哀。因此在活着的人心中，死亡也是醜惡的，應該被人詛咒的。然而，當死亡張着它那陰暗的大翼來迎接你時，你，不論是世界上最姣美或最醜陋的，終於不可抵抗的一齊無聲息地被毀滅了，消失了。正如鏡中我臉底影子一樣，祇要把鏡子一移開，不是就照不見自己底醜陋了麼。呵！當我孤立在這面鏡子之前，我的臉，真太擾亂了我的不安的情感，我有點模糊起來了。寒冷的噓氣，如雲地凝結在鏡子上。忽然，一聲巨響，驚醒了我的思潮，我回頭一看，原來是我那剛會走

的甯兒摔在地上，我扶他起來，揩揩他臉上的灰塵，一看那隻不太美麗而只有自己感到可愛的小圓臉，又是和我一樣，雖沒有創傷的特徵，然而平坦的鼻子，細小的眼睛，無大疵的嘴唇，一切也都是可悲哀的，而且還掛着兩條淚痕呢。

他喃喃地奇異的望着我說：「爸爸！你在照什麼呵！」

「爸爸麼？在照自己的臉呵！」

妻之懷疑

洛川

從上海畫廊參觀展覽會出來，又想着回家了。近來一閒着，便想起家，孩子們的嘻笑，妻的溫存，好像比任何一種歡樂，對我有引誘力，不大歸家的人，也許因此特別有着懷戀吧。

在初冬和煦的太陽下，我拖着瘦怯的身子，穿過熙攘的人羣，又擠上電車，在搖動擁擠不堪的車廂裏，我會下挾着的那本雜誌，也懶得去翻閱了。車飛馳到霞飛路盡頭，我熟習地，由那擠得如沙丁魚般的車廂裏跳下來，順着那幽靜的小道走回家去，走進黑籬笆的小院裏，我首先看見安兒，滿身灰污的蹲在地上弄石子，工裝褲已破了一大塊，母親手裏抱着小甯坐在廳子門口，小甯穿着厚的大棉袍，睜着小眼，把無神而蒼白的小臉，伏在母親肩上，好像有病的樣子。安兒看見我，缺活地跑過來叫了一聲，就搜衣袋，「有吃的東西嗎？」

「沒有，今日沒有買。」

安兒失望地撇着嘴唇，真的，近來簡直沒有餘錢買吃的糖菓騙騙孩子了。

「安，你姆媽呢？」

「出去了。」

「又出去了嗎？」

「唔，姆媽穿新衣裳出去的。」安兒一邊弄石子，一邊答，母親也抱着小甯過來說：

「她這兩日天天出去，要下午六點鐘才回來。」

「每天……」我心中不高興起來，真的，近來我勤於回家，老是碰不着妻，以前不大回家，她却不出去，我多回家，他反出去了。一種莫名的傷感與懷疑襲上心頭。我想起妻的許多話了。妻的話，像針刺一般地響在我底耳畔。

「整天呆在家裏，喂奶，喂粥，衣服，尿布，做不完的，女人就該苦一世的嗎？孩子，孩子，孩子把我磨死了。你們男人整天在外而還不寫意嗎？看戲，應酬，一天到晚忙着，拿回來的錢，還是够開銷還是够什麼？這樣的日子，女人就該苦一世……永遠靠着人……。」

她那每次訴說不完的大道理，我是無言可答的，妻原是好動的人，現在整天把她困在家

怎不苦悶，爲了孩子的累，爲了我的收入，我幾乎難得和妻出來的，我微薄的收入是够開銷還是够什麼？妻跟着我，真的苦也受够了，我真恨我自己的力量，屈着腰，老祇會握着這枝無用的筆，望着那一架子書，被人罵着不識人情世故，不事生產。我愈想愈感到苦痛，屋子裏很穆靜的，一切傢具，好像都用嘲笑似的眼光注視着我，笑我在這年頭，那些菲薄的收入，是沒有生存的權利一樣。我的感情被忿怒痛苦與懷疑所絞擾着，我胡想妻出去的原因，她出去找事麼？她一向嚷着以前讀的書都忘乾淨了。想出去做事，她難道和送給我生日的禮物一樣，要瞞着我，到成功了再告訴我麼？但何必瞞着，也許出去散心去了，看朋友，看電影，跳舞，我想了那麼的一大串……

外面秋風又大起來了，院子裏的樹葉子簌簌地落下來，在地上沙沙作響，我苦悶的思潮，正如秋風裏的落葉一般零亂旋迴地起伏着。廳子裏，靜得祇有鐘的響聲，甯兒不知爲了什麼，在外面母親懷裏哭起來了。我也懶得去管了。

我週身乏力似的倒在椅上，黃昏從窗外溜進屋子裏來了，屋裏的一切，逐漸暗淡模糊起來，我的眼前，我的心中，充滿了一片黃昏。

邊沿上的生命

尤且介

一

凡是一到了生病的時候，我的生命好像已經到了生與死的界限上了。這界限是非常明顯的，在經過了醫治，療養，病體慢慢的向好轉的途上恢復過來的時候，我就在生的界線上爬了過來，如果病體一天天的沉重的時候，那就無疑地向死的界綫上滾了過去，一直到最後的一口呼吸停止，我就會這樣的脫離了人世。

每一次的疾病在向我襲擊的時候，我的心總是空虛，所以身體的疾病加重，我底心的疾病也跟着沉重起來，於是口腔裏吐出來的一口口的鮮血，或者胃痛得在牀上打滾，神經衰弱到終夜失眠，但身與心的由交病而俱悴，我對人生的旅途便更加黑暗起來了。

從此家人安慰我，醫生勸勉我，我都不能放棄我的身與心的交病，因此藥石失效了，我的病也更加沉重了。

——人生的逆旅啊！

——人生的逆旅啊！

一個人在歎息中，慢慢的把自己的生命消磨在悲慘的環境裏了。

二

我於是拖着沉重的病體，出了醫院，一個人慢慢地走回到鄉間的家裏。因為空氣新鮮，周圍有着許多的樹木，我於是想不請求醫生，單在這美麗自然的環境裏療養我底身體，也許可以有恢復健康的一天。

但是每天晚上，我還是失眠，一個人靜靜地對着牀前如荳粒一點的微弱的燈光，聽着別人的熟睡的鼾氣，我就彷彿走進了鬼蜮的世界般的了。我悲哀，幾乎要痛哭般的悲哀了。

同時有一個心病向我勇猛地襲擊，這就是「人間苦」。環繞在我四週的空氣，也都包含着死亡的誘惑，我只有在靜默中擁衾流淚，同時發現了世界上最痛苦的是晚上失眠的人們。

痛苦的疾病呀，何不早死，因為死是人間最長久的休息，因為我如果能够馬上很安靜的死去，一切人間的煩惱，都會很痛快的拋棄了，生活程度的如何高漲，老婆孩子的嗷嗷之聲，都可以不見不聞，那時候，誰也不會罵我對家的負擔不負責任了。

邊沿上的生命

三九

三

我的病終於在死亡線的邊沿上滾了過來。

這是發揮了我的對病魔的戰勝者底餘威，我光榮的爬起了病榻，對工作和事業，好像又發生了新的興趣，仍想馬上走回我的崗位上去，但是我不能，因為病後的身體，還不能夠馬上恢復到康健的境地，我於是又躺在牀上休息了。

但最使我痛苦的，是這長時期的失眠，永遠不容易恢復我的常態，「神經衰弱，恢復康健以後，少做些工作，多吃含有營養的維他命東西，少用腦筋，少憂愁……」醫生同我講了如上的話，但我自己也是懂得一點醫學的人，當然知道這些話都是對的，但我最感到痛苦的，那裏能夠奉行呢？

醫生的話，對我好像成爲了空虛的理論，生活的重担，終於在我的身上又壓了上來，我又好像置身在沙漠中旅行的駱駝，我想在苦難的工作中得到一天的休息，或者停下腳來找一點清水潤潤口腔，都成爲難得的需求了。咳！活着；人生的旅途上呀，總是悲酸的。

這時候又想到了「不如死去」。

公務員的嘆息

尤且介

老張，是一個標準的公務員，在他的筆下，寫了近二十年的「等因奉此」。二十年前他是一個三等科員，二十年後的今日，他還是一個三等科員，他在這三等科員的「任內」，娶了老婆，父母先後的見背了，孩子一個個的生出來。從一個饒倖的三等科員跨進了痛苦的階段，他眼看着負擔的加重，生活的不容易過去，於是，他深深地嘆氣了。

他每天晚上，從「辦公」的地方回到家裏，看着他老婆像瘋子一般地做着家務，孩子們迴繞在他的膝前，大哭小喊，雖然僅只有四個，但他想要執筆寫一點文章或者看一點書吧，不可能，於是，他更大聲的嘆起氣來。抱起最幼小的孩子，嘆息似的說：

「孩子呀！孩子呀！你們爲什麼要在這年頭出世呢？」

太太在煩忙的家務中抬起頭來，聽到老張這樣的嘆氣，同時想到雖然這樣的忙和苦，但是生活還是不容易過去，看着這茫茫的前途，於是也淌下兩滴眼淚來。

近年來，生活程度的飛漲，從物質條件上所感到的痛苦，使老張的生活更加苦悶起來。他於是想起了投筆歸農，不如歸去，這打算使他抒了一口氣，他只有同唯一可以討論這問題的老婆去談起了，老婆是已經把家務纏昏了頭的婦人，只有簡單的回答了他：

「一切由你一個人來決定吧，你底主張，我是只有服從的份兒了。」

在這時候，老張想到了家鄉，同時又回憶到了童年的生活，那天晚上，他又做到了一個美麗的夢，夢中發現了他在孩子時代的故鄉的甜蜜生活。但是，很不幸的，這甜蜜的夢突然在快樂的笑聲中粉碎了。

他想辭職，在辦公廳上偷偷的寫好了一張簽呈，讀着再讀着，想送上去吧，又有些不敢，他想着，同時也明知道，並不是怕長官不准或罵他，因為他怕將來真的辭職回到家鄉以後，生活還是沒有把握。因為他做了二十年左右的公務員，對於外邊的情形，以及其他人類的生活問題，他實在太隔膜了。這樣，他想了又想，實在有些不敢再想下去。一直到晚上，下辦公廳的時候，他還是把那張簽呈帶回家去。

太太問他「你今天辭職准了沒有？」

他對太太苦笑着，搖了搖頭，坐在房角落的一角，只是沉默的在思索着什麼。

「那末，你不去辭職的話，我們還是這樣的捱苦下去罷？」

「這有什麼辦法呢？」老張擺擺手：「這有什麼辦法呢？」

中年的影子

草間

我發覺一個人迫近了中年，性情非但因時因地難免有改變，並且在不自覺中，會漸漸死滅。熱情像青春的生命一樣，最難保有，一忽間就易於失掉，一經失却，並且永難再找回來。

一離開童年時代，童心固難駐留，而充溢於胸臆間的熱情，亦如火燄之頃刻易盡，那麼快的，在不自覺中陷於衰老了。

一個人所經歷的不幸的遭遇越多，感情一再被磨折，就漸次變成冷淡，到這時候，自己的痛苦其實較前更深了，而往往不自知覺。在旁人看來是性情孤獨，很容易意外地受人的憎惡的。

這幾年來我總覺得和先前的性情不同了，勇氣已更少，保守沉默的習氣也較前更甚了些，心裏要說的話，一經考慮，就沒勇氣說了，有時仍得說些話呢，大抵是些閑話，自己也覺沒有什麼意思了。

朋友說我近來孤僻了，也許確有些吧！其實我是真率的人，對於滿身虛偽氣的人，倒是最爲厭惡的。但趣味確較前大少了，朋友間在鬧着戀愛，我總是遠遠站開去，彷彿覺得這本是別人的閑事，何必去管問它。電影看膩之後，就不想再看了，到學校去上課，聽到學生大談着男女明星的私事，談者津津有味，聽者媮媮忘倦，我知道他們上課時有時也還在偷看影星什麼的小冊子。因爲課文上講着六朝時代的文學論，我舉了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鍾嶸的詩品，說這是兩部值得一讀的書，又因爲講到近人的散文，我舉出了魯迅先生的幾種雜感短評的集子。課後回來，我覺得這是自己的發癡，他們現在正集中精神於講電影明星的戀史之類，這些書一定是誰也不會去找來看的，或者他們還沒有看這種書的趣味。

玩索學問，理解世情，這正不是童心未泯的大孩子的事情吧！

有時，明明是自己的心情衰老，却總覺得別人的幼稚。

和青年時代告別之後，一個人的熱情總是在此時無形失掉，把人生的趣味都看淡了，在寂寞中玩索着辛酸的世味。性情倔強益甚，所負的人間苦也就益深。

這樣的生活姿態，身上已畫滿了中年人的影子，我知道就此要和孩子的一羣分隊了。

窮冬欲去尙徘徊

王 予

今天是謝灶夜，但我這個潦潦草草的住處是沒有灶的；即使有，不是肥缺，也未必有灶神；不過灶神原是倒楣官，有也難說。但即使有我也不想謝而送之——因爲回頭看看這一年，過得真吃力，過到年之尾，簡直是吃心了。現在只剩下七天，竟還是要透一口氣也不大透得出。

昨天下午起，今年的第一次，看見了下雪，當時被大自然的景象逼出一份本能的歡欣來，尤其因爲身在不得不興風雅之感的園中，真有一點心曠神怡的樣子，近晚，還冒雪走在長街上，直跑到咖啡室去，抖下一身一頭的雪珠，捧着茶，舒舒服服的，又有一個宴會，可以喝一點酒。席散，還是踏雪歸家，而家門口，左邊和右邊，都有露宿者在稻草下發出無所求的只是瀕死的掙扎似的呻吟，一進門，妻子的病也在加重着：腎臟影響到心臟，牽連到胃，胃不動，醫生給消化劑，不想因爲身體過份弱，經不起刮削，像有了下痢的現象。

今天，報紙上都用了花邊圍着「瑞雪兆豐年」的消息，家門左右的兩個乞丐却先後凍死了，他們等不到已有吉兆的豐年。園裏的雪景還是要欣賞的，茶也還是要吃的，得散心處且散心，暫時忘却現實，也像是一種本能，然而家的門也還是要踏進的。

今夜，妻子的病又加重了一點，顯得毋敢不堪，吃了半碗粥，連絞手巾的力氣也沒有了，當即裹到被窩中去。

倒幸而是年終了，有一點類似而萬不及商店花紅的慰勞金之類，總算不無小補，要不然不知怎樣來對付這意外的醫藥費。但年底的薄得，用在醫藥費上面，也真要算是一年的最後的不幸了，如妻子所說：「一個一個地寫出來的字，像上次到老正興去吃禿肺那樣高興地吃一頓還值得，現在却給我吃藥。」

妻子出來近兩個月，真是連一點口腹的優待也極少，到老正興去吃了一次禿肺，她還記得，還顯得非常重視，也足見我待她的菲薄了。

然而她還說，要是在鄉下，家裏的人會不把她的病當作病的。現在，醫生說必需注射葡萄糖，維他命B，和荷爾蒙，她說，要是數目太大就算了。「算了一，是她的生命「算了一

，自然是不可忍的。但看我辛苦，她所受的藥力又會打一個折扣的。正如這幾天「我看她吃力不回家吃飯，她心裏難過；我怕她難過回家來吃飯，我又要爲了她的吃力而難過」一樣。

春間受了朋友的宣傳，無聊中去批了一本命書，今年的大半段倒真是依稀有一點被說對的，十二月，據說頗爲不利，不想更加應驗。人當窮極，只好無聊，窮冬欲去尙徘徊，我只好把一年的最後的不幸，也用宿命的說法來自解了，妻子說她來了，她替我生病還好一點，要是我自己病倒，就使她手足無措了。這樣的話是說得脆弱和仁慈的，但自己想想，我也真不能倒下，要是倒下了，就免不得格外要在外靠朋友了——自我的存在，的確總歸是客觀的連累。

這時，心上雖有一點重量，但好像壓着的是白雪，倒把心中的不潔和鬱悶洗滌了一下，我將心平氣和地踏上過年的門限，像無怨尤地接受了這漫長的一年一樣。至於明年，我想，放在駱駝的面前的，永遠是同樣的道路吧！

蘇州陋巷小擷

王 予

坊與巷

蘇州，多的是坊與巷。

「吳縣志」卷二十四坊巷，這樣說：

一觀坊之多，而知風化之美；觀巷之多，而知民居之密，坊與巷俱以多爲貴，而巷多又不若坊多之爲貴。所以然者，民欲其庶，欲其富，又欲其善，國有旌典，所以勸善，建坊以資觀感，庶巷處者悉興於仁也。志斯二者，亦以資觀感，豈僅備稽考乎？」

這是修地方志者的一貫的口吻。我讀地方志，獨怕孝子烈女的紀載連篇累頁；走陌生地方，也獨怕到處矗立着的節孝牌坊，總覺得這是前代的人犧牲在名教下的痕迹，這種痕迹越多，這地方的壓迫和殘酷一定會越甚；卽使在今日，走在這些牌坊的下面，好像四周有一股怨氣，而牌坊的石頭也像要坍下來把我壓死；做前一代的替身，所以我總是屏住了呼吸，頭也不敢抬，觀坊之多，無論怎樣也想不出風化之美來。巷多倒是比坊多可貴得多的，因爲

它們的確顯出了這一地方的民居之密。

蘇州最宜於住家，就因為蘇州有這許多小巷，橫七豎八，曲曲折折，是天堂中的靜止的小河，幽雅的經緯，安閒的線條。

巷歌

我以為在小巷中，纔真能够觀風化之美。現在是夏天，在小巷中是沒有什麼炎熱的，天方夜，乘涼的人們多起來了，我聽到過這樣的歌唱：

烟懶迷迷吃筒烟，

一觔斗跌倒姐身邊；

十指纖纖撿郎起：

僚嚙沒神思吃啥烟？

唱的人是年輕的阿媽，假裝着烟懶迷迷，跌在她的身邊的也許是東家的裁縫，也許是西家的皮匠，這是民間的逸樂，這是天堂的逸樂。

唱的倘是崑曲，即使是高雅的陽春白雪，也沒有一點情調可言了，但這是大院落中的歌

唱，在街頭巷口，是不會有那樣古奧的聲韻的。

巷議

但上面所說的巷歌終究是盛平之世的逸樂，現在是難得聽到了。

一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現在常常聽得到的，就是巷議。

「今天米漲了」，……「今天米又漲了」……「今天有錢也買不到米了。」最後是：「活得吃力啊，什麼時候天下纔太平呢？」

這樣的交談已經成爲口頭的人生八股了，但人生八股也真是這時代的產物，生活的鎖鏈把每個人獲得緊緊的，透不過氣來，究竟是能够坦蕩蕩的人少，不能不長戚戚的人多。蘇州比之眼前別的地方雖還有一點天堂的氣息，比之過去的蘇州，到底也是天堂遭遇了苦難的時期。雖「巷議臆度，不足取信」，天堂中的人們的時代的鬱結是透露了出來的。

何陋之有

每一個外方人對蘇州有兩個共同的不滿：蘇州的石子路像尖刀山，蘇州的小巷太狹隘，太不乾淨了。

我是不滿於這兩個不滿的。

石子路不宜於草履，是真的，如果換上了厚厚的軟軟的皮底鞋，踏在經年累月成爲光滑的碎路上，這纔能辨味緩步的情趣，在夏天，它不像柏油路的發熱和膩足；在冬天，它又比煤屑路不揚砂塵。

巷子是須狹隘的，它最宜於深夜徒步，倘只在日中熙熙攘攘地來去的人們，自然是不足與談的。不必定是月夜，最好有一點細雨，手裏提一盞古色的明角燈；會想起李商隱的詩句來：

「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

也許，又會設想挑燈夜坐在紅樓中，正就是「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的女人。這樣走着，夜靜得只聽得到自己的細碎的足音，明明走的是歸向寓處小路，却不知那巷子深得怎樣？會把人引到什麼地方去？簡直像這樣就會走完了空虛了寂寥的人生，去向真正的歸宿。

小巷在這時是思維的路線，是美的路徑，不但是藝術的境界，也是哲學的境界。

黃 昏

王 予

人總是左右活得不快活。忙人忙得每一分鐘的用場都要編入預算：據說外國的外交大臣第一先要訓練大便有一定的時間，要人們見客常是一面談着話，一面看着錶，一如醫生診驗着病者的脈搏；這樣的忙法，是想想也要神經衰弱的。幸而我現在不是這樣的忙人，將來也不像會成爲這樣的忙人。

但因此，我只好自動加入或被歸類在閒人的一邊，閒人很可以過忙人所涎羨的私生活，在閒却偏少能够容任閒人忘却時間的行進的個人的生活方式，於是又不得不感到和覺得：時間是過量的太多了。時間多得無法安排時，在我看來，是比少得無法安排的更難過，因爲這纔是真正的「難過」。

人是犯賤的，生來就像一頭賤駱駝，拱着負重的駝峯。爲了吃飯睡覺而工作，爲了工作而吃飯睡覺，也不以爲大不合算。做着配胃口合興趣的工作，當然津津有味，會得廢廢忘餐

；即使做着違良心不要臉孔的工作，也可以一面怨天，一面尤人，一面仍舊勉強做去，一半固然爲了吃飯，一半却也爲了更怕無事可做。無業遊民，在客觀的環境裏固然不大好看，在主觀的感覺上，也頗不好受。

這樣，人用睡眠趕走昨日的疲勞，早上匆匆起來，趕去工作；中飯以後，間有一兩小時的休息，究竟距離很短，還不在意，一到工作完畢，夜飯已經落肚，上床到底太早，其間的一個黃昏，作爲休息？太長，會覺得休息也是吃力的事，而且總得有個法子；仍舊做點什麼？太苦，不想過份虐待自己，於是成了一段很費腦筋去消磨的時間。

由此觀之，人倒像是生就應該不斷地替天行道，不息地爲這個地球服務的，人不能有屬於自身的時間，一有，就反而增加了煩惱。

我常常是五點以後，一脚踏出做事的地方，便覺得世界雖大，沒有我的去處。我以爲死無葬身之地，可以死人不關；生無容身之處，却實在要嘆天地無用。但從五點到七點，還可以到茶店裏去吃茶；從七點到八點，還可以到酒店去吃酒吃麵吃粥吃粽子——到這些節目都完成了以後，黃昏爬遍了四周，長夜還正在開頭，人們都各求其身之所安，這纔覺得大的空

虛，大的寂寞，一如全人類的空虛集中在一身，千萬年的寂寞都要我一人承當。

此時，我惟有蹣跚獨步在小巷，或是默默呆坐在斗室。獨步時形動實靜，呆坐時看似老僧入定，其實頭腦正在作着闊海空天的漫思。總之，一樣在咆哮着人生從漸中一滴一滴的消逝，竟像細聽着全身的每一根神經纖維的畢剝作聲，隱覺着全身的每一粒細胞的蠕蠕而動，整個的生命頗可以就此淡，淡，淡，至於淡到無聲無臭的境界中。

沈浸在這樣的空虛寂寞之中，不讀佛經，也可參禪，無用恍然，已能大悟，人會得走上目「空」一切的路，走上頹唐的極頂。我的阿勃洛摩夫的氣息的給予者，我知道，是黃昏，是一個一個的黃昏。

然而人到中年，也正是近黃昏的時分了，每當夜里，便分不清黃昏與我；我與黃昏，也原可以打成一片了。且先習慣了黃昏，便迎受漫漫無盡的永夜吧。

倦 飛

王 予

曹禺的「北京人」中的男主角，一個大家庭裏的少爺，幾次跑到外面去，幾次又從外面跑歸家，對他的愛人說：

——外面的風浪太大了，我飛不動。

愛人的撫慰的話是：

——飛不動就歸來吧。

這人也有一點像龔察洛甫筆下的奧勃羅摩夫。

近來正又溺愛着這本懶人傳，有一個黃昏還把它朗誦得出了神。

翻開的書頁，被太陽晒黃了，檯子上的報紙是兩年前的；衣櫥上的鏡子蓋滿了灰塵，奧勃羅摩夫就用指頭在上面作必要的紀事。他什麼事都只在牀上睡着想，決不起來做；即使在感到自己在戀愛的時候，也說：

——一個人是名該照上帝的意志活着的，不該照自己的意志去做。

這也就相同於中國的聽天由命說。

我看到自己的性格太接近這懶人了，因為在中國的家庭裏，也更像「北京人」中的那個角色。

但六年來，我還是和自己的性格對立着，和天命搏鬥着，不甘把自己萎頓在家裏的軟棉棉的罩着綠色蚊帳的大白銅牀上，像奧勃洛摩夫永遠離不開的沙發一樣。我振着柔弱的翅膀，顛顛撲撲地飛在外面，外面的風浪的確是太大了，然而在太大的風浪裏倒使柔弱的翅膀越掙扎越變成有些力量，有些堅強了。六年來，我終沒有拖着翅膀回去乞求老年人的愛憐和撫慰；六年來，我甚至連這樣的回頭的想念也沒有作過一次。從萬里外回到上海時，我讀了紀德的「浪子回家」，其時，我的堂兄弟仍留在萬里外，我寫信給他，我說我這個兄長還不同於紀德所寫的回家的浪子，我仍舊要以遠方旅人的模樣，飄泊在異地哩。

去年冬初，我離開了上海，又踏上更遠的流浪時，還決心連屍首都不還鄉了。窮極時有過無聊的舉動。曾經寫短簡給一個親戚，說是：倘我客死，請爲我在鄉間公墓旁立一小石碑

，但刻其子某人，某大學文學士，頭腦渾亂的思想者，無文可傳的作者，某年客死某地。

懷着這樣不是悲壯而只是恨恨惶惶的心緒，像一棵從舊泥基中自拔的小樹，衝撞在狂風中，無怨無尤，自作自受，雖說度日如年，竟也度年如日，糊糊塗塗地過完了一年。

生之歷程上的多波折，像是命中註定的，一年還剩下十一天，却重重地感到顛撲着的翅膀要有點不支了。我自懼將吐出如「原野」中焦大星的夢囈般的輕微而低沈的嘆息：

——世界是這樣的黑！

我要讓我的翅膀拖下來，讓這個軀體向下落，向下落？不，我是要開始朝別的方向衝撞，朝另外的流浪中鼓翼。

也有人由衷地說：

——飛不動飛回去吧。

也有人悠然作着這樣的語句：

——人不是總貪圖安逸的嗎，真作興如鳥之倦飛而知還的。

但是我有些倦，却還想飛。挾着一幅破舊的梅花圖，回歸破殘的家園是不可忍受的，正

像奧勃羅摩夫那樣攤在沙發中任憑奧爾加跟了別人去，是不但不可忍受，而且可怕的。

世界這樣大，我不相信真的連一角的光明也沒有；論年紀，究竟也連下橋的時候還不會到，我不相信真的連一小段日子的幸福都無份。

我還是要用這一重人格克服另一重人格，我還是要和天命搏鬥，且讓我再試一下我的翅膀吧！

父親與酒

野丁

父親生平的嗜好有限，歡喜遊逛名山勝水，還愛喝點酒。

遊山玩水並不是一年到頭隨時能提起步子走得了的，總得逢着天和日暖的春秋佳日才能有這份閒情，小時候父親雖然也偶時提起興致帶上家人去城郊風景區逛個一整天，但這樣的事情是極少的，父親的僻性愛孤獨慣了，他上那兒去，總是獨個兒的，而且碰着他經濟略爲寬裕時，他總走得很遠，浙西皖南一帶是他常去的地方，自然遇着這樣的機會，我們是決沒有份的，而且他老是瞞着，還沒清楚知道時，他似乎早離開家鄉遠遠的了，關於父親遊玩山水時的心境，我知道得很少，即使有，也大半是臆測的，然而喝酒我倒挺熟習的。

父親飲酒有着一段極悠長的歷史，據我母親說父親才十來歲的時候就與酒液結了不解緣，這事實究否可靠，我也弄不清楚，不過記憶中父親喝酒的影子却是很深刻的，似乎還是牙學語的矇昧孩子時，就體察到酒與父親的關係了。

父親的酒量並不大，每次也祇是三四兩，他絕不過度，自己也很知道節制，一看到那紅通通帶紫銅色的臉時，我們猜想得出父親喝得差不多了，他這時照例眼角爬滿着紅絲，嘴上掛着年青的微笑。就連那個枯板多皺紋的臉也似乎光彩得多了。

父親喝酒比較重質不重量，而且成份較淡的酒也不肯嗜，他通常飲用的多半是洋河高粱一類的酒，所謂重質也不過中等以上的酒，劣質的酒雖然便宜，但喝進去喉管乾亢，得不着精神樂趣，似乎根本失去飲酒的目的，至於過份貴重的酒，那是有錢人享用的，像咱們這家庭自然不配，偶而有親戚特地送上幾品好酒，他總不肯輕易使用，祇逢年過節略為沾上幾口，他是那般寶貴着牠們的。

一般不常飲酒的人，偶一為之，對於菜肴是頗注意的，父親對這點並不過份重視，他下酒的菜並不需要十分名貴的珍饈，倒是一些平常的家用素菜倒很合他的意，一碟茴香豇，一盤水芹菜……這就是他僅有的佐酒品，他吃這些非常節省，每次也不過挾個幾粒，……一小盤菜時常能連續吃個多少天，小時候，弟兄們老是愛倚在他一邊，他那紅紅發亮的臉固然引起我們不少興趣，但主要的還是盤念着那些大而肥碩的豆子，孩子是嚙嘴的，對此他似乎也

很了解，他時常有意無意叫我們幫着他做一些輕鬆的事情，一心戀着飲食的我們也就自告奮勇地答應着幹了。

大概一般唸過點詩書的人，總有吟唱的癖好，父親是前清的舉人，民國時也做過幾任官，讀書人的特有習氣自然在所不免，他喝得微醺時，常是不能自主地哼着幾句舊詩，我童年時的記憶力有限，自然不曉得他哼些什麼，然而瞧見他那搖頭晃腦的模樣，老是私底下抿着嘴暗暗竊笑，父親對這點完全不會注意到，他照樣嘴唇輕輕翕動唸唸有聲作着怪可笑的姿勢，似乎他全盤的樂趣都寄託在這上面，那種怡然自得及忘懷塵俗的心境是局外人萬難擬模的。

等到懂點事的時候，對於父親酒後的吟弄我們比較有點明瞭了，父親最愛好的是陶淵明的詩篇，如「……盥息茅簷下，斗酒散襟顏……」就是記憶中最熟見的，久而久之，連對詩詞不懂的我們也能暗暗背誦了，父親爲着寫情自己之胸懷，並會親自撰一長聯，下聯我有點模糊記不清了，但上聯倒還清晰地留在印象裏，詞句似乎是：「萬事過眼烟雲，卽此小蓬廬，宜醉宜睡宜遊，辛稼軒獨展高曠……」這副對子在我家前面廳房裏懸了有好些年，那上面留着的灰層該能說明它的年紀了吧！

年青時父親獨酌的影子帶給我以溫暖的感覺，回憶起來尤令人神往不已，約摸十多歲的時候，我被送到外縣的官立學校讀書，但對故鄉似乎非常眷戀，故鄉的風物對我並沒有太深的懷念，我所緬想的該是父親喝酒時給我的一種特別情感，這在外鄉是萬萬體察不到的。

但這種溫暖的感覺並不是永遠活在心裏的，那種太平年頭的消閒味兒，隨着年月的流逝也慢慢給沖淡了，事變後隔上好幾年，當我再度拖起流浪者倦遊的脚步回歸故鄉的時候，我懷着一種天真的心情去發掘那些可寶貴的童年夢，然而這夢是永遠支離破碎了，我所能發現的祇是一些殘破與陰暗的影子，年頭變了，心境再不會恢復幼年時的恬適了。

雖然僅是短短幾年的別離，然而這幾年又割着多麼長遠的距離，父親是老得多了，鬚髮，額頭……這一切足夠爲我說明時間同他開的慘酷的玩笑，父親不但在外表上有着顯著的變化，而且連心境舉止也跟着變了。

事變後，父親的遊山逛水的豪興是降低得多了，不，簡直可以說完全消失了，一方面固然這年頭出門不方便，不過即使這方面沒有困難，年齡的老邁也絕不容情的，要再想着以前那般自由地來去，該祇有留給下一輩青年人去享用吧！祇是父親以往喝酒的老習慣倒一直保

留着，這已經成爲他寂寞中唯一的安慰，他會這般說：「酒就是我全部生命」，真的，沒有酒的日子對於這樣一個老年人，該有怎麼嚴重的打擊呢！

父親雖喝酒，可是心情却完全與以前兩樣了，他祇是那麼默默地飲着，間或作着輕微的喟嘆，特別在嚴寒冬日的夜晚，聽到他那寂寞啜酒的聲音，帶給我的是無限淒涼味道，他的臉黯淡着，眼睛無力失神，連以前慣愛吟弄幾下的興頭也都跟着溜跑了，古人的話「藉酒澆愁」本來是用來形容那些失意傷心的人的，但現在加到暮年父親的身上却似乎再適合也沒有。

然而世界上的事却是殘酷的，終於有一天，連父親這點僅有的樂趣也給剝奪了，父親有一次出門閒走着昏眩的毛病，差一點沒摔倒，醫生診斷的結果，說父親血壓太高，酒是千萬不能再喝，否則危險是防不勝防的。

醫生走了以後，整個家庭的空氣陷於十分沉悶，像上面罩着一層稠密的愁雲，對於父親本身健康說，自然我們都不希望父親再飲酒下去，但一念及父親失去酒後的痛苦，我們也被染上濃重的憂鬱，預料的事終於擺在眼前了。

父親是聰明人，爲着解除全家不必要的擔心，他自動地答應不再喝酒，然而這是逼不得已才決定的，父親對於酒液並未真的忘懷，每逢晚餐時，他老是茫然地望着那兩隻放置桌角高高的酒瓶，一瞥見他那雙悽然的眼睛，我們的心底像被刀割過般地感着痛苦，實在地，父親生命上失去了點什麼了。

父親終於有一天又偷偷地喝起酒來了，他也許已經喝了好多天，然而湊巧一天下午被我撞見了，他羞澀地滿臉通紅，像犯着罪似地，父親尷尬的面孔使我有着無限的悽楚。

自此以後，父親是決定戒酒了，爲着顯示他的決心，他將那兩隻高大的酒瓶一齊攪壞了，而且那用了好幾十年的酒杯也給摔得碎成一片一片地。

父親不再喝酒了，然而父親的老年是益發寂寞下來了。

鞭痕

欲仁

一

在某一個時候，覺得一陣陣的冷風在我的四周吹颭，把身邊的空氣凝成了冰塊，恍如坐在冰窖裏。

但築成這冰窖的不是別人，也不是自己，而是緊緊握住我方寸的無形的手。

手啊！手啊！鬆一鬆吧！

二

「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這是古人譏諷那固執不化死頂真朋友的警語。

「涓涓之水可成江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又是古人警告那粗心大意者的佳言。

然而一味死頂真朋友病態的造因，還是胸襟太褊狹的原故。而褊狹的胸襟是天性，要想把褊狹的個性改過來，簡直是不可能的，同樣想叫生性糊塗的「脫底」朋友，變成一個節制

有度謹嚴適當的人物，也比登天還難。

於是，「江山好改，本性難移。」這一句俗諺，便很準確而有力，上面的兩行「警語」，都是多餘的了。

三

大約八九年前吧，在報上看到文學家劉復的兒子爲失戀臥軌自殺的新聞，不覺渾身起了一陣寒慄。

一軋三段，血肉模綣的慘象，在我的腦海裏盤旋了好久，似乎血水淋漓的字裏行間，嗅得到一陣陣的血腥氣。使我快快如有所失的一整天。

前幾天，我服務處所附近的一座小橋邊，又發生了一件類似的慘劇。

一輛很大的六輪運貨汽車上，許多鶉衣垢面的苦力，坐着，立着。在苦力的搖擺中汽車風馳電掣般向目的地疾駛。巨大的車輪給一塊亂石一抬，車身一震，一個苦力從車上倒栽葱跌了下來，只聽得砰的一聲，苦力的頭顱，給車輪軋破了。白的腦漿，紅的血，掩沒了滿是泥垢的憔悴的臉。圓頭的頭顱化成扁扁的肉餅，緊緊的貼在柏油路面。頸項的皮肉給軋破，

一節節的喉管露出來。血腥的氣味，給嫋嫋的春風送入每一個鼻子裏。

可是我竟然沒有一絲的感動，似乎只覺得是一樁很平淡的事。

八九年後的我，爲什麼這樣了呢？年齡的關係呢？環境的關係呢？

四

近來也常常和一位中年朋友，談起自殺的論理來。普通都說自殺是一種懦弱的行爲。但我却認爲該分兩個階段來說。青年的自殺，不論基於那樣的原因，都逃不出懦弱的責評，因爲他還應該和殘酷的環境作殊死戰。惟有蹭蹬一生的中年人或老年人能够自殺的話，却是一種莫大的勇敢。

寫到這裏，不覺要朗誦郁達夫先生的詩句來，「人到中年兩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劇憐病骨如秋鶴，猶吐青絲學晚蠶。……」

五

早晨一覺醒來，窗外送進一陣咕咯的鳥聲，報告我春天又悄悄地來臨了。

是的，「欸乃一聲山水綠」，那駘蕩的春景，不是够陶醉的嗎？

一個春光明媚的下午，懷着一顆破碎的心，信步郊外去領略柳絲垂垂百草青青的風味了。

在一株吐着嫩綠的柏樹下，兩個孩子在戲嬉，幼小的一個穿着一條半新舊的柳條布褲，上身是一件雜色絨線編成的外衣，綠色中夾着橙黃，髣髴象徵着初春的草地。

「阿唷！儂（您）那能個啦！」好像幼小的給年長的弄痛了腳趾。

中年人一驚愕，停止了脚步。這不是瓊兒的聲音嗎？是的，雜色絨線編成的衣，柳條的布褲，橢圓而萎黃的臉龐。中年人的心在迸跳，脚步在加速……

然而瓊兒明明給自己，給狠心的自己拋棄在遼遠的彼方了。

於是，淚水沾滿了他的眼，煩愁包圍了他的心，早已沒有旁的東西可進去，中年人畢竟辜負了絢爛的春光。

生命的火燄

慕松

記得在一張映畫裏看到過這末一段寓言：

幾個人追求着永生的仙露，幾經磨折，剛拿到手又像雀兒樣從掌心裏溜掉，末了，一個年_老底哲學家爐畔閒話，說永生底生命，不在實質的世界上，而是在你我的心裏。

講起生命，有機物底生命，都有它的期限。

懷念起在上海底故居，在曬台上底缸裏，也曾種過牽牛花，一到朝陽，連綿地開出小花。搬到石頭城後，城北也多樹木，睜開眼睛，就看到窗外紫色的喇叭樣底花朵，蔓延在電線上，嬌然地笑着。——這小小的植物，素來不被人們珍愛，花開的時候又那麼短促，在晨曦光裏開放，在午間也就萎縮了，可是它還是天天開着展開它的燦爛生命。

同時，前幾天，忍痛買了一只蘋菓，這種水菓，石頭城裏的價格嚇得貧苦人吐舌的，外

表還是那樣美，彷彿瓷漆一樣有光澤，不過去了皮後，纖維如同棉花一樣爛了壞了。

前者，我看到過許多的人，悲壯的生，也悲壯的死，活在世上的期限，雖是短短的，不過他們的生命，如幾世紀那般恆久。

後者，我看到都會中公子小姐，整天在脂粉裏度過歲月，去年碰到他，他說：「我是這樣！今年碰到他，他說：『我還是這樣！』倘若明年碰到他呢，我想答案也還是一樣吧，這樣人物的生命，像一溪死水，瀦積不流。

有人說生命如流水，有人說生命如火光，也有人這樣說——生於土，歸於土，生命僅是生物的連續。

我也有些茫茫然了，不過倘若水，我就記起勇壯的瀑布；倘若是火，我也記起那熊熊的烈燄……

二

一本「居禮夫人傳」常放在我枕旁。

我常翻它，常常受着感動，不自主的感動。

生命的火燄

這是小愛芙寫她母親的一生，這波蘭婦人底一生，是一部活的史詩。

當她丈夫死去，以遺孀的身份，穿着喪服，出現於以前居禮教授底教室中，台下的學生都在談論，這新的女教授第一句將說些什麼呢，謝學校麼？謝前任她的丈夫麼？……

她却冰冷地說：「人們默察近十年來物理學上成功的進步……」由她丈夫生前最後一課的最後一句講起，許多人的眼睛裏都充滿了淚，我看到這裏也忍不住睫毛潤濕，她冰冷的態度裏，懷有那末熱烈底心呀！

她的生命，從小到大，直到老，在任何時間，都活躍着，放出光來！

在二十世紀裏，她艱苦的過程，她的啓發，如同一盞明燈，澈照天地之間。

三

從書攤上，以幾倍高價買着了「甘地自傳」。

我有着藏書癖的，在這個年頭裏，還從吃飯裏面省出一些錢來，喜愛購買一些一般人淡漠底書。這樣書馱子氣，也不祇是我一個，在上海就有穿長袍搖搖擺擺於卡德路書攤中底王平兄。

翻開着，裏面的一段，說起印度底女殉道者，爲解放祖國底理想而受難的。

「我怎能有一時刻忘記華麗安瑪呢？她住在約翰尼斯堡，是一位年紀纔祇十六歲的姑娘，我見她的面時，她已是臥牀不起了。他身段高長，所以瘦了下來，的體子看來怕人。」

我問道：「華麗安瑪，你坐了監，你懊悔嗎？」

她說：「懊悔麼？即使現在被捕，我也還是甘願入獄的。」

我又跟着問道：「倘若結果而至於喪生，又如何是好呢？」

她答道：「我並不在意！爲國而死，誰不愛呢？」

談話後三兩天，華麗安瑪的肉體就不與我們同在世間了。

這古國底兒女，真是一幅底「受難華」；這樣單純的毅力，又怎樣不令人淚下呢；同樣地，在屠格涅夫散文詩裏，也曾替俄羅斯神聖底女兒素描出她們的悲壯，甘願爲着自由而犧牲。

流行於冰天雪地底西伯利亞，一首俄國民歌，叫做「生命無處不存在」！
我追懷着這樣的人兒，懷着拜禱一樣底心境。

生命的火燄

四

我暗自慚愧，也暗自自勵。

可愛的朋友呀，——

您，——我底生命的火焰，幾時纔能燃燒呢？

旅社一夕記

伍儁子

讓金錢與罪惡交織成的繁華，瀰漫在大都市的每一個角落里。看「醉翁之意」的男子和出賣靈魂與肉體的女人在糾纏，汽車，西服，鈔票，音樂，啤酒，脂肪，肉體等等敷成了彩色鮮豔的繁華夜，這些賣和買的交易所，有舞廳，電影院，茶室，餐廳，而其中最是銷魂場所的，則以罪惡的淵藪——大旅社為最著。

一夜，被朋友們拖着過了一宵所謂「逢場作戲」的生活。八時，從小吃館出來，走進戲茶廳去。滿坑滿谷的人，交雜着談話，笑語，磕瓜子，抽香烟等等。台上有裝束時髦的歌女在賣唱。個個全都露着手臂，隱約地看到在顫抖，而台下的看客們却都哄然叫好。十一時，頭昏昏然，和朋友們走出來，在寒風蕭瑟的夜街上，終於決定在某飯店過一個通宵，於是在霓虹燈下，便投身入內。

燈光下，朋友們在打牌，爲了鈔票而在大動腦筋。金錢的得失，使得他們忽喜忽怒，這

樣，脾聲便應和着嘮叨與歡笑聲雜作在這間小房間裏。

躺在沙發上，那歌女底顫動的姿態，仍未在記憶中消失，而朋友和牌的笑聲，却又恍然如那些買笑的茶客一般。我睜開眼來，心靈浸在混亂氣息中。

辭却了朋友爲我叫條子的好意，我燃起一支烟捲，看另一人睡在牀上悠閒地抽着鴉片。心情更被隣室賭牌九的叫囂聲擾得極不甯靜。

花枝招展的商女們來了，巧笑倩兮地做着甜言蜜語。我閉目冥想，宛如老僧入定。直到她們離開室內以後，我才睜開眼來深深地舒了一口氣。

鐘打過五點，朋友們的賭歇了。極其狼狽地睡在牀和沙發上。然而我却一夜不能入睡，祇聽他們不調和的鼾聲，直到早晨。

走出旅舍，在陽光下，我覺得這才置身在本來的世界中了。

蠶室之夜

老 鱸

在走廊的盡頭兩三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圍着一張桌子坐着。一盞燈草芯的菜油燈，吐着飄搖不定的火燄，光線真的太黯了，四五尺以外的地方幾乎是一片漆黑。一個年紀最輕的女孩子正襟危坐在編結着絨線衫，兩片薄薄的嘴唇緊緊的閉着，上眼皮好像壓着什麼份量很重的東西，老是垂着一動也不動，祇是凝神的一針針的織着，臉上顯着鐵一般的情緒。另外一個背靠着牆坐着，腳伸得遠遠的，樣子非常悠閒舒適，手裏拿着一隻鞋底，也是一針針的縫着。她不時用縫針撥弄油盞裏的燈芯，嘴裏還唧唧噥噥地哼着最時髦的歌曲。還有一個呢，面前攤着一本小說，左手支着頭，右手擡着書，目不轉睛的看着書。一忽兒雙眉緊蹙，一忽兒却又展着明朗的笑容，她完全沉醉在這本小說裏了。偌大的一幢房子，是顯得那樣的沉靜，冷落，甚至女孩子們的呼吸，也很清楚的可以聽到。

她們是一所女子蠶業學校裏的學生，今晚輪到他們值日了，她們負有調節蠶室裏溫濕度

的責任，正好像慈母的看護嬰孩，一些兒不能忽略；她好像衛戍國家的戰士，無休止的監視着敵人的動態，她們一面當心着蠶室，一面又利用空餘的時間隨便找點什麼工作做做，借此消磨這漫漫的長夜。

狂風在外面呼嘯着，窗子震得格格地響，驀地傳來貓頭鷹淒厲的叫聲，那個靠着牆坐的女孩子把燈剔得亮些，嘴裏咕囔着：

「真討厭！斷命的電燈總是沒有，一盞像死人頭邊的油盞，一點也不亮，四面烏黑的，真是害怕！瑞芝，你怕麼？」

結絨線衫的女孩把眼皮抬了一抬，很同情似的說道：「可不是嗎？曼雲，我真的有些害怕！」

「寶貝，別害怕，有我吶。」看小說的那位很俏皮的說着。「我是你們的保護人。」

「真好啊，仲瑛，你居然想做我們的姆媽啦！」曼雲撅着嘴，心裏有些不服氣。刷的一聲，仲瑛面前的書已經被搶到曼雲的手裏，得意的在空中揮舞着。

「好妹妹，還給我吧，我正看到要緊的地方呢！」仲瑛懇求似的說。

「你得叫我一聲好哥哥，我就拿書還給你！」曼雲想討她的便宜。

「得啦，得啦，我就叫你一聲好哥哥吧。」仲瑛終於屈服了。

「別鬧啦」，瑞芝壓低着嗓子：「趙先生進來了。」

趙先生一年到頭總是穿着藍布的袍子，嚴肅的臉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待學生倒是挺和氣的，用着很柔軟的嗓音問。

「蠶室裏的溫度怎樣？你們記錄了沒有？」

「記好了，溫度是七十四度」。曼雲搶先回答。

「你們應該好好的留意着，不要胡鬧，雖然你們現在很辛苦，但是蠶兒的生命，學校的名譽，全都握在你們的掌中啦！」

「當然，我們所過的夜生活是不能和那些喪心病狂者的夜生活相比的，這裏沒有醇酒，沒有音樂，沒有享樂，但是我們有重大的使命，純潔的心靈，珍貴的收穫！」趙先生很鄭重的說完這幾句話，瘦長的影子就消失在門外了。

生活三部曲

比 矛

——我愛那陽光，那天空，和春光，秋景；我愛那春，自然，母親的給予我們的和平與快樂……

在阿爾巴綏夫的朝形中，奈斯拉夫英雄，這樣的頌讚着人生。

的確，死是一個謎，亘古以來，沒有一個確實的經歷了死，回來告訴過我們一個究竟。因此人生便變得更可貴而值得留戀，值得犧牲了一切，博取生之持有，活的繼續。

芸芸衆生、掠、詐、訐、欺、……，誰不是抱着這樣的人生觀？除非別具慧眼者，除非能超然物外者，除非……。

我當然不是別具慧眼，不能超然物外，因此我也留戀着人生。

——我愛那陽光，天空，春光和秋景，我愛那青春，自然，母親所給予我的和平與快樂。

開門七件，自戰爭以來，那一件不節節再升？猶伏暑裏的水銀柱，只會上漲，無有下落！米、柴、油、鹽……，衣、食、住、……什麼都打破了空前紀錄！

然而，在生活底配合上，那件能缺少得了？於是乎無異一重重的卸不了的重擔，壓上身心，負着，荷着，竭力地。

在眼前——報紙經濟欄，只見到漲！漲！漲！……。在耳內——物價的報道，滿聽得漲！漲！漲！……。

漲，當然就是壓力底加重。

呵！真個將壓得連氣也透不過來啦！

榨

高壓的生活，要維持；那就須培植高壓的抵償力。

一個血肉的光棍兒，欲培植強烈的抵償力，當然仍須依靠自己底素有。

所謂「素有」當然也不過是血、汗、力而已。

平常的生活，也就靠着這唯一的生活素。現在要加強高壓生活底抵償力，那只有竭力地

榨取這些生命底原素。從清清的朝晨——熹微的晨光，才漏進風化黃的報紙糊的牕格；枝頭棲鶻，剛轉出一聲獻媚的噪喚。一直到深深的夜晚——人們差不多已投到了溫馨的夢底懷抱；空氣，也似乎凝凍了般。捏着筆桿，埋頭在白紙上，儘量地絞腦汁，榨心血混合在藍墨水底每一滴裏。汗，從垢塞的毛孔裏蒸滲出來，揮發爲一種刺鼻的酸氣。力就在筆頭上叟叟地流泌……

漸漸地，畢挺的胸脯變彎了，敏銳的視線短促了。強健的身體，容易感到疲倦，腰肢酸疼，指節也吃力地痠攣般的不容易伸縮。

的確自己也覺得在榨的抵償中，孱弱了。當苦悶之際，際乎習慣地撫上臉頰；或偶然在鏡前閃過，自己也陌生起自己來了，——完全改了樣，削瘦了許多，也憔悴得很呢！

——該休息一下了，朋友。

是的，我揭望着；然而可以嗎？——在榨盡其本身所有，還不是抵償一天的高壓生活力底時候。

繼續着，依然繼續着！

相反的，加緊地榨，榨！——誰來顧你的死活，一直榨取到最後一滴的血！

軋

一日的榨取，依然還不够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於是不得再擔負額外的工作，作過度的勞動，以便補償，是這樣的在死亡線上苦苦的掙扎着。

「有錢能使鬼推磨。」比較有錢的人，軋米軋油，軋什麼，都還可以雇人去軋；大富之家，更可以滿不在乎的照黑市價大批買進，或者早先在價錢還沒有漲得很高的時候就囤積着了。至於一般普通市民，就非參加「軋」的行列不可。

米，油，糖，都要費上時間，力氣，然後能軋得來，將來要「軋而後得」的東西，一定還要比目前加多。

爲了米，——米是主要的食物，所以軋的人最多。一清早，抓着隔夜榨出來的一點血汗底代價，拿着米袋，戰戰兢兢，趕上街坊，趕上米店。

雖然時候尙早，米店排門板還未卸除，然而求米者，已擠擠地塞滿了米店門，也塞滿了街道。一輛車，或一付擔要經過，非嘶破了喉嚨，高叫；然後一陣極度的騷動才得挨過。

軋。一個個擺出架子，放出力氣的軋。軋近店門。

排板一塊塊的抽開來。要米的人羣，於是更軋得厲害，騷動，秩序紊亂到極點。叫、噪、鬧、哭，在一羣力底交融中，老年人跟小孩子是最吃虧者。

巡捕老爺的棍子，槍柄，皮帶開始向力的交融中落下。

其實米老板還在抽朝烟，喝濃茶，米，堆在籬裏挨時光，然而，米究竟是白的，在飢餓者眼裏，無異是水晶鑽石。何況是一大堆？真個閃閃地眩窮人眼。

排隊 排隊

是命令，然而誰都爭先恐後。於是依然軋，各個的力依然交融着。木棍，槍柄，皮帶，又向力底交融中落下。哭，叫，噪，喊織成一片，嘩嘩地。

好容易勉強排成一列長蛇陣。然落後的依然想前來，因此仍免不了軋，軋……終於恩惠般的受到了二升米，在長蛇陣裏出來，還是要軋。

走出飢餓陣，已一身汗淋淋了，氣喘喘地……

然，又想到了油。那缺少不了的一滴油呵！於是又不得不擠上油陣，軋，軋……

金魚

白燕

一個偶然的機會，走向街頭，看見路旁陳列販賣的金魚，心就陡然地很沉重的向下墜落。於是一個悲痛的回憶在我腦際幌動起來；同時那渾圓的小臉也重復在我眼前突現。雖然事情已經有兩年多了，然而，那印象的清晰却好像刻在石碑上的字跡一樣的深切；有時在晚風夕照中，偶然抬頭瞥見天邊的雲霞變幻成金魚的色彩時，我的腦海中也會很迅速地有着這同樣的感覺：聯想到我那可憐的孩子。

我每在午夜自思，總感覺自己是不配做一個孩子的父親；至少我是還沒有能做一個孩子父親的資格，雖然我是已有了做一個孩子父親的年齡；而且，還真的有了一個孩子。終於因我不善於做父親的緣故，我的孩子是捨我而去了。

在孩子生時，我從未拿過好臉色待他，我常是板着面孔；我也未曾和他說過一次笑話。雖然他是那麼小的年紀（實際上還未滿四歲），但他可真識得大人們待他的好壞：他常是和

妻那樣的親熱着；同我卻總是冷淡地——好像待一個陌生人似的那樣的疏遠。有時他正在很高興地歡笑戲耍的時候，當我走進屋時，他便立刻把笑容斂了，很快的跌撞地走近妻的身旁，把頭埋藏在妻的懷裏，用眼睛偷偷地瞧着我。他這樣的舉動，無意中使我對他的嫌惡心擴大了。我憎惡他和妻的親熱，我惱恨他和我的疏遠；於是我常是無理地粗暴地把他抓向我的身邊來，迫着他向我扮笑臉，迫着他親熱的喚我。雖然他都很服貼地順從了我，但他畏怯的神情，勉強的做作，以及那不能掩飾的不自然的虛偽的親密，就愈增長了我對他的憤怒。我常常任意地處罰他坐在凳上半小時，在那時候，我從未反省過一次，我祇知怪孩子和我疏遠，而並不會想到這是由於我對他冷酷的反應。

那時，或許妻也會覺察我對孩子的管教太嚴厲；但她卻決不會想到一個父親會那樣地憎恨自己的兒子。

有時，我待他實在太殘暴了，妻便搶着把他摟在懷裏。嗔着我說：

「小孩子懂得什麼，要這樣兇？」

但我見妻這樣的衛護他，心中就更感到不愉快。常粗暴地喊着說：

「難道父親不能管兒子麼？」

妻聽後，常很苦痛地輕拍着孩子的背，不語着；而孩子卻睜着盈盈的淚眼向着母親。

（這樣的事也是常有的）

有時孩子見有賣糖菓的小販，或賣小玩具的小販走來，他總是要買糖菓吃；或是要買玩具要。雖然這樣的化費是很低微的，而且在我們這樣的家庭也並不是不能供給，但我卻從未許他。妻有時看見他那思念得很苦的樣子，也有些覺得不忍，也曾經替他向我說情；而我卻總可以說出爲什麼不許他買的大道理來。雖然我所說的道理是那樣的淺薄，而且還不適用於一個幼小的孩童；可是我當時固執的性格，是誰也不敢違拗的。

末了，孩子只有睜着貪婪的眼望着小販走去；或是絕望地傷心的哭了。

（這樣的事也是常有的）

有時，孩子在吃飯時，把飯屑拋在桌上；或是穿的新衣給弄髒了，我便狠狠地罵他，或是裝着要責他的兇惡的模樣。孩子便嚇得朝母親的懷裏藏躲，噤不作聲。於是妻那時也會抱怨我對孩子不應太認真；也應當給他一點溫柔 and 恩惠。可是我卻瘋狂地斥她：「不懂兒童教

育」；或是說：「孩子將來一定會被你教壞。」

（這樣的事也是常有的。）

在以往，妻有時因受不了他的糾纏，暗地裏也會買給他所希望的東西，但當我發現那是未經我應允而買的東西時，我便毫不留情地把它毀壞了。孩子祇有睜着可憐的雙眼，望着自己愛物的被毀而不敢有所表示。於是妻以後也就不敢貿然買物給他了。

（這樣的事也是常有的。）

有一次，妻帶他到蘋姐家去玩，他看見蘭甥女買有一對金魚，於是他也想要買一對，回家後，他苦苦地纏着妻要買金魚。

「媽！蘭姐姐有一對金魚，真好看呢！我也要買。」他偎貼在妻的胸前撒嬌地說。

「爹會罵呢！」妻輕聲在他耳旁說。

於是他遂將眼睛轉望着我，像乞求似的，但又不敢向我申說。當時他那一付可憐的模樣，現在想起，心中都還有些覺得不忍。

涼秋九月，刮着冰骨的西風。孩子便在這易病的季節裏，因我和妻照護不慎而病了。

最初，我對於他的病也並未十分的介意，以爲不過是平常的小病而已，所以祇讓妻獨自地把他帶至醫生處診治。可是，後來他的病卻一天一天的沉重了，在病中，他仍不能忘懷金魚。有一天，妻上街買藥去了。只剩我留在房裏伴他。我望着他那蒼白的面容，以及深陷的眼眶，心頭就感到非常的難過。當時，我就極慈愛地輕拍着他的小軀體，並很溫柔地說：

「寶寶，爹爹喜歡你……」

「不！媽媽喜歡我，媽媽買好多東西給我的，……爹爹不肯買東西給我的，要罵的！」他不等我說完，便撅着淡紅的小嘴唇絡繹地說。

那時，我聽到他這樣的話，心中感到無限的酸楚，我的眼睛也開始有些模糊了。終於忍住淚，哽咽地說：

「寶寶！爹爹以後真的喜歡你了，爹爹買金魚給你，還要買許許多多的東西給你。——你喚一聲爹爹！」

「爹爹！」他眯着小眼睛微弱地喚。

過了幾天，我上街去買東西時，便順便替他買了一玻璃缸金魚。我高興地提了金魚走回

家，金魚悠然地在玻璃缸中游泳着。

當我走近家門，忽隱約地聽見妻的哭泣聲，我屏着呼吸急速地衝進了房。這時，我清晰地看見妻正伏在孩子身上抽噎地哭着。我很快地放下了手中的金魚；惴惴地把手撫在孩子的額上，就好像撫在大理石彫像上一樣的感覺。我的手有些顫抖了，我的熱淚已不禁淌了出來。

可憐的孩子，他是不及見他心愛的金魚便死去了。

以後，我懷着這顆歉疚的心，不論看見金魚，或是和金魚同樣色彩的雲霞，舊的傷痕就復破裂，同時不禁又想起我那可憐的孩子來。我總感覺我不配做一個孩子的父親；雖然，我是已有了做一個孩子父親的年齡。

饅

張祥沅

每次從公糶處領取戶口米回來，我常常很高興的指着三隻布袋，告訴妻說：這是白米，這是碎米，那是麵粉。

妻似乎也很高興，但後來呻吟地說：「那些麵粉這次做些什麼呢？」我回答她：「好吧，仍舊做饅饅罷。」

幾天後，白米碎米都吃完，我們唯一食糧便是那些饅饅，龍兒骯髒的手在鍋子內狠命的掙着牠們，揀最大最胖的祇願向嘴裏塞，明兒年紀小，吃的速度比不上他的哥哥，於是他不耐煩起來，向他哥哥提抗議，他說：「哥哥最窮兇極惡的，趕快多生二隻手罷，明天搶媽媽做的肉饅頭。」

但龍兒毫沒有挑戰的意思，他等不得一嘴的饅饅咽下，便急急地向他媽媽說：「媽媽，明天真的做肉饅頭，饅饅又硬又淡的。」一面說，一面又搶了一個饅饅去。

妻的臉上現出了不自然的笑容，她告訴龍兒說，肉饅頭不衛生；饅頭雖沒有餡子，卻是最乾淨的東西。

我想不出說什麼話，我祇有苦笑。

在靜默的片刻間，使我想起了許多事，我的妻是一所新式學校的畢業生，曾經讀過家政學，在我們沒有結婚之前，她常常千里送鵝毛似的，趁着火車把她親手做成的餃子蛋糕等等送給我。我收到了她的禮物後，常常用許多美麗的詞句來讚譽她的烹飪技能，記得我會說過：「我們將來不必請什麼大菜司務了。」她滿意地笑着說：「我這個大菜司務可沒有領過照會，不過，任何點心你說得出，我便做得到，你看我的本領够不够做你的大菜司務？」我聽後也不期然的笑起來了。

這是十年前的事了。然而，現在，我祇能叫我的妻做饅頭。

妻的三十生辰

海天

如夢如幻的生活，是甜蜜的。是的，我夢想過，而且也永遠在夢想下去。但在我眼前展開的，我所感覺到的，每一日，每一小時，每一刻都是艱苦的現實，絕不是什麼夢中的生活。

是的，我倆也曾經過了這種夢中的生活。那是在八年前的一個時期。那時我們覺得一切都如意，連萬物都也美好無缺。在我們面前，展示着一幅美麗的圖畫，一個無可形容的樂園，好像只待我們去開拓，去享受。但在那時也已經包含着苦難的種子，艱苦的生活從那時起已經開頭，正像一棵杏樹開着燦爛的花朵，結果每一枝花朵都結了酸苦的果實。

我倆同居已整整八年了。她在我狹小陰閣的囚室似的小房裏也整整地生活了八年。在這八年內，我驚異着時光的殘酷，她轉變得多麼快啊！在八年前，她是一個活潑而又可愛的女子，天真無邪，正如我那時一樣，她像一棵原野裏的花草，正從春天的大地上伸出她的頭，

茁長着她的芽苗，吸收着新鮮自由的空氣，她努力而無顧忌的學習，工作，又學習，想培養她自己，也想培養起一個新的國家，她滿著着熱望，想打開一個光明的前途，產生一個光明的未來……可是，殘酷的命運把我們結合在一起：我們苦難的日子立刻就開頭了。當我們的第一個孩子誕生的時候，我們正像第一朵杏花結它酸苦的果了，接着又生了第二個，而且第三個，不久又將臨盆了。

我們都變得多麼快呵，在這短短的幾年內，我們都現得早衰而蒼老了，當一絲微笑掛上她而臃的時候，眼圈週圍顯然有了不少的皺紋。尤其是她的一雙手呵，是變成怎樣的一雙手了！在八年前，她也天賦有一雙貴婦人般潔白的玉手，但現在只是粗糙，而又現着深沉的紫色，而且還起着繭呢。由於生活，迫使她不得不從事操勞，做飯不算，還得照顧孩子，還得縫補那些破爛的衣着。簡直一點休息的時間都完全剝奪；她一到夜裏，便疲倦地倒在牀上——然而明天的工作仍是不放鬆的等待着她。

如今，她是變得那麼悒鬱，沉靜，而且多思慮，與從前的她簡直判若二人。我們住久了的陰冷的小房好像已把她澈底改造過了。現在，她不關心什麼國際時事，對於學習也不感

些微興趣，即使我把一張報紙或是一本小書攤在她面前，她也只是勉強翻一下就苦笑着丟開了。爲了這些轉變，我曾苦苦地想過，也曾徵求過她的意見，我所得到的答覆大致相同：我們都錯了——爲了貪圖「家庭」的幸福，我們因此產生苦果。你想：我們是不急要孩子的人，上天却已給我們送來兩個。

爲了冀求生活上的改造，我們含辛茹苦，把有限的收入，作節約而有計劃的消費。我如此，她也如此。在平時，她省吃儉用，只消可以塞飽肚子，就能够把日子打發過去，而不管飯食好壞，營養如何。尤其在我出外工作的時候，我只有對她萬分地抱歉。可是她對我並不如此：反以爲累了我，叫我在外奔波受苦。而且，她也時時關心着我的健康：以爲我如此消瘦，一定不勝那無休止的工作——她希望我的身子漸漸精壯起來，有堅實而胖的肉，有充足而熱力的血——但，天哪！我怎能達到她希望中的我呢！

我們家裏時常被一種不快的情緒凍結着。因爲我們時常把最後的一文錢也都用光了。於是我們間更寡言無歡；每在這時，她的性情顯然變得暴躁，她會無緣無故的責打孩子；但我們大家都避免着直接衝突。我們有時也發生鬥嘴，可是在最後終是相互責備自己，相互給對

方安慰。——有時也相互對泣着給自己寬恕。

今天是她底三十歲的生日，我想買一件禮物送她。因爲人家也許在這種日子，說不定會大事鋪張，善於逢迎者也早已準備了豐厚的禮物。可是我不想這樣做——但我爲何不能送她一件禮物，使她在這可紀念的日子，稍微快樂一下？然而我慚愧得很，我考慮了又考慮，試想開口向人去借，但我什麼嘗試都失敗了，我甚至想買一件極小的禮物都不能。現在我寫下這篇短文，算是我倆的一個紀念，也算是我送給她的一點不名的禮物吧！（三十二年二月十

九日）

雞

一統

離舊曆除夕的十餘日前，孩子見爸爸親自從菜市場裏買來了二隻雞：一隻羽毛顯得非常鮮豔，頂上有一個大的紅冠；個子也比另一隻大。另一隻不但個子感到小，羽毛亦生得一片樸素，頂上的冠僅有一些些，與另一隻相較，覺得非常的小了。

媽媽見爸爸買來了二隻雞時，心中就感到了不高興，以媽媽的意思，此時購雞終嫌過早了點，目前距離應用之日還有好多天；目前不但須加上一筆雞食費，而且至應用之日雞的數量或許還要較目前瘦。說爸爸的幹事終幹得不乖巧。

爸爸則仍保持自己的原意，將媽媽所說的意思詞予以反對。以爸爸的意思是這樣，遲至舊曆年底，雞遲早終是要買的，要買則還是早買的好。現在買了雖然距離應用期還須加上一些雞食費，可是那畢竟是有限的，至於瘦不瘦那也是保不定的事。雞的價格終是現在比較便宜，將後雞每斤九元到那裏去買？加上一些雞食費終亦比較便宜的。

媽媽聽了爸爸的見解後仍不能同意。認爲爸爸的話中雖有些說得對，有些地方終不能使她信然。譬如從這幾點上來看吧，買回來的雞，離應用日至少還有近十天的日子，在近十天中終不能使二隻雞空着肚子，還須特地至食糧店去買雞食來餵牠吃，化了一些雞食費用，保不定至應用日雞的份量比現在還要輕，肉還要瘦。每天的餵食，收拾雞糞，又是件多麼煩屑的事。地方小，二隻雞到那裏去養？

聽了媽媽話後的爸爸於是又作一次見解：至年底那九元一斤的雞是一定買不到的。既然要防瘦，乘現在還肥的時候，還是把牠殺了，無論把它酒醉，抑或用鹽把它醃着那亦是好的。要是不肯現在就殺的話，那麼就把它養着，好好的把它養着，至應用日一定不至會瘦。那裏養？那隻安置在靠牆旁的大方椅肚下，倒可暫充一下雞的安生之地，作爲雞籠。那二隻闖在大方椅肚下的雞，不就是不妨事了嗎？要是怕雞糞污穢，可用繩將椅腳來往縱橫地縛着，不使其放出來。那麼只要去每天買些雞食來餵它就是了。此外，不就是不妨事了嗎？至於拌雞食，那是件輕而易舉的事。

於是，媽媽對於爸爸所發的私見，認爲亦未始不可，有幾點確可採用。可是有些地方做

媽媽的仍保持他原有的固執，那便是：她相信雞養在家裏，那比不得在鄉下，是一定要消瘦的；雖每天將它好好的養着，餵它鷄食吃，替它收拾鷄糞。那也畢竟無用。要是現在就將此二雞殺了，感到有些捨不得，亦覺得有點可惜。可惜捨不得不是它的生命，仍是雞的特有的鮮味。因現在目前將它殺了，離應用日還有好多的日子；非要將其肉，酒醉或醃着不可。可是在醉着，醃着以後的鷄味，就與新鮮的鷄肉相較就截然不同。因在醉，醃後的鷄肉就失去它特有的鮮味了。這，豈非有些可惜？在可能的範圍中誰去幹此不討好的事呢。

在多方面思索之下，做母親的便採用了爸爸的意見。爲了要知道在餵食的十餘天中，鷄的斤量究竟是否會消瘦，媽媽便特地將二隻鷄的斤量稱了稱，因爲那樣日後便能得到一個分曉了。

於是爸爸便將那隻安置在牆旁的大方椅用繩在椅肚下縱橫地將其縛着。就此那隻大方椅的肚下便暫作爲鷄的安身之處了。

並且爸爸當即在專門出售各色各樣粉的店內，買來了二斤專供鷄食的「地積粉」來。爸爸問着媽媽是否現在要餵它吃，媽媽說，現在還可不必，因剛從菜市場買回來的鷄，它的肚

大都是給販賣人用食塞飽了的。因此乃他們販賣人的技巧，以此而增加鷄本身的份量，而增加收入。

爸爸因不常到菜市場買物的緣故，對此根本是門外漢。起先還感到不相信，特地將二鷄的肚，摸了摸；真的，將鷄肚用東西灌得結結實實的，繃繃硬。

如此以後，每天用水將鷄食調和着，餵給鷄吃。有時爸爸回來有暇便爸爸拌，可是拌的時候終是媽媽多。有時對這一天三次的鷄食，六歲的孩子竟亦能司其事。爸媽二人見孩子還幹得不錯，於是將其餵雞事，便叫孩子幹了。

孩子對鷄一日三次的食，幹得很好，沒有和爸媽一樣，而且一次亦未忘過。孩子每天拌鷄食給它吃，每天見到鷄有大了一些。那隻有紅冠的鷄，目前比買來時就感到有些二樣。冠比前高而紅，羽毛亦比前鮮豔，彩色的鷄毛在發着光。另一隻羽毛彩黃中夾黑，冠小的鷄，亦比前好看得多，孩子的心靈中感到非常愉快。

媽媽見此現狀，心中亦覺欣喜。認為爸爸的初見是對的。因照目前情形看來，鷄的份量不但不會較前輕，肉亦不會比前消瘦。或許鷄的斤量比前還要增加，肉比前還會壯。每天給

鷄食下去的東西，終不致會白食。每天的爲雞調食，收拾雞糞的工夫亦不致會白費。在如此情形下的母親當然是感到欣喜的了。

一次，做父親的對媽媽亦提起了那件事；做媽媽的對父親所提及的話，表面沒有表示什麼，僅微微的點了點頭。這當然對父親的話表示同意的了。於是在父親的表面，亦顯現着內心愉快的氣息。覺得自己的見解還不錯，沒有幹錯了事。

買來雞後五六日，做媽媽的從菜市場裏探聽雞價後，回來就對爸爸說：

『這幾天，雞的價錢多貴，每斤要十六元！』

『是呢。』父親笑笑說，『我早對你說要貴的呀！』

母親一算：所買雞食的代價和買價與現在市價一相較還要便宜十多元。臨末，將二雞的斤量稱一稱，斤量比較買來時又增加了二斤！在欣喜中的母親更感到欣喜的了。

夢與現實

唐 甯

要算出夢與現實的距離，像要惶悚的眼能在一瞥中鑑準人的妍蚩或物的好壞那樣難！偶然，前夜的夢境拍合了今朝現實之所遭，夢就被認為應驗的「預兆」了，實際上，這「預兆」祇是個人自慰式的推諉和附會，甚至是自作聰明的猜詳而已。

「夢由心生」，也許身體的各部神經就是夢的輸送線了，惟未知心步到如何的境地。始生出夢來？又云：「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句話却不能完全確驗，白天沒有什麼思想過而黑夜往往會做起夢來。所以，攏統地說：現實是醒着的遭遇，夢是睡着的遭遇，醒着的遭遇是直覺，睡着的遭遇是幻覺。而兩種遭遇都無法預料，這正與歌德所說的「危險是不會先知的！」那句話的意思一樣。

在鄉村，夏夜談鬼，最有風趣，口渴了摘個瓜吃，肚飢了喝碗涼透的麥粥。而今冬夜說

夢，却躲在小城的陋屋之一角，也是很够發笑的。

一個念餘歲的鄰婦，竟能說出她與一個陌生的男子「大膽表演」的夢境。

另外的一個鄰婦，喜歡賭跑狗，她說她昨夜夢見了許多袋杜米，堆在三層擱上，又懊恨着自己不會預先猜詳，因為今天跑狗場裏，三號狗的贏出次數特別多，並且都是冷門，三號狗有白色的標記，米不是「白」的麼？擱樓不是第「三」層麼？當時却不能多買幾張三號狗的彩票，真是喪失了難逢的機會！

可見賭徒們連醒着也會做夢的！

人入中年，記憶力薄弱了許多，下面的一段關於夢的故事，祇能寫出個大概了。

一個貧窮的俄羅斯老人，要有九個盧布始能應付過當前的困難。彷彿在野外遇見了一個朋友，借給老人七個盧布，老人嫌少，並訴說着必須借滿九個盧布的苦衷，朋友絲毫不睬，飄然而去，老人匆忙追上，倒給石塊絆了一交：「唉！就七個盧布吧！」老人不知足地嘆了口氣，鬆開拳緊着的手掌，却是空無所有，始恍然醒悟，做了一夢。

這故事像屬於幽默的一類。

夢與現實

一〇四

常年無夢，昨夜却也做了一個：

叢樹的枝葉爬過矮垣的頂端，遠遠望去，像一條淺灰的格子中貼緊墨綠的油幕。

一邊是樓房，比鼻烟深色點的，勻密的石卵子組成頑固而又莊穆的外殼，黛色的窗框襯以霧白的紗帘，水泥砌成的踏級，彎彎地引出那扇配有花玻璃的文雅的小門。

這就形成了一條偏僻的又巷，沒有陽光，祇纖弱的風絲串起一小圈細沙。

幽幽地，從巷底出現了一個服裝樸素的女郎，低倒頭，掠攏飄過肩的鬢曲的黑髮，緩弱的步子像泛起重滯的夜色的溪流，總之，她顯得很沉鬱，並且吟哦着：

——蛙歌消失在殘荷的傾軋裏，

葡萄架空剩老藤的幽怨，

籬花飾上慘淡的笑靨，

涼風拖過梧葉的暮年……

噢！這是我作的題名「秋園」的半首舊詩。

幽幽去，我迎上去。

她仰起臉來：

——我仰慕着你呀！

在這裏尋到你，

不要是你底靈魂；

「吓！」我啐了一口。

她却趨過來將我緊緊地擁抱了，我覺得加了一層溫暖，一陣心跳。

呵……

「不要壓痛孩子的腳呀！」妻喊着：並且用力推動我的身子。

我就這樣醒了。

天棚上正糊着一層朦朧的月光，我將雙手伸出被外，吁了一口氣。

夢與現實的距離，實在太遠了。

上行車中

林 鳥

雖然是小站，但候車的人還是有二三百，這些人大都是負荷着幾個布袋或是蒲包，火車一到，全擁到車門口，像一羣戰敗的兵士，發現了最後的列車似的，忙亂地搶着登車，背上和手提的什物，碰撞的妨礙着別人，也妨礙着自己，使幾個需要吐納的車的喉嚨，立刻窒息起來了。

我等待這些人物，統統走上了車，才提了小皮包，招呼着抱了孩子的妻一同上車。這時不特車廂裏沒有了空的坐位，就是走道裏也都有人蟠踞着，有的斜倚在坐椅的扶手上，有的就坐在自己的包裹上，這許多人，這麼多的東西，凌亂的緊擠在這樣狹小的車廂裏，就像一罐沙丁魚，我想起，這是三等車啊！

車門輕輕的閉上了，就把皮箱放在門後，讓妻可以抱着孩子安靜的坐一會，但是當車開行的時候，風從列車車廂接筭的空隙間直撲進來，更增加了震盪不安，這小小的皮箱，本不

是什麼穩固的坐位啊！於是在我在車廂的門口，向裏探望著，希望在這烏煙瘴氣的車廂，找一個可以容納我們站一會的隙地，這樣密密的蘆葦般搖晃着的人頭，和荒山上亂石似的包裹雜物，已經像鞋楦般塞緊了這車廂，我不禁搖搖頭嘆了一口氣。

忽然氣笛「嗚……」的響着，有人從瞌睡裏醒來，抹了掛在嘴邊的口涎，立起身來整理着自己的行李，一些大聲地談着天的人，也打開車窗向外看望。不知是誰說了一句：「蘇州到了」。於是車廂裏就像一缸被擾動了的糞蛆，立刻亂動起來，有的準備着下車，也有提心吊膽的照顧着自己的行李，別被人搬錯了，也有窺伺着人家的下車，可以搶得一個位置。更有一些性急的人，都擠到車門口來了。這樣，使我們在這風中的搖盪不定的角落，也沒有法子存身了，我便提着箱子，一手扶着抱着孩子的妻，踐踏着八陣圖一般縱橫地擺在走道裏的包裹，走進這滿心覺得很討厭的車廂裏，車還是高速度的進行着，妻抱着孩子搖曳不定的很艱難的站着，忽然一個像彌陀佛般坐得四平八穩的胖子，從興奮的談笑裏，抬起頭來，對我們看了一下，好心地問道：「你們是到上海去的麼？」

「唔」，我懶懶地應了一聲。

「我們是到蘇州，停會兒就可以讓你們了。」

妻是個厚道的人，對他說了聲謝謝，但他却又熱烈的繼續了他們自己的談笑，我聽見他們在譏笑着許多擠在車門口的人太性急了，我又聽見他們轉變了話頭，似乎談論紗布的漲風，那胖子豎起了一個大拇指，在自吹着自己目光的準確，勸那兩個年輕人設法再「扒」進一些「貨色」。那狡猾，無恥的蘇州白，聽了就令人討厭，車廂裏的空氣，雖然渾濁，但並不比那胖子的閒談，更令人作噁，終於火車吐了一口長氣，停到站上了，那胖子驕傲地拍了拍衣服，擲去了掛在嘴邊的烟蒂，就同了那兩個年輕人，擠入了蠕動的人羣裏，這樣我們就得了坐位，二三分鐘之後，蘇州上車的人，又擠滿了一車，走道裏依然全是人和什物，也許剛才我們站着的車門邊，有了後補者了。

這次，我們的行李，除了一個手提箱之外，還有一束鮮麗的繡球花，那是妻特地摘了送給她的親愛的姊姊的。當得到了坐位，把箱子擺到頂上的架子上，花就擱在旁邊，忽然一個鄉下佬似的人，魯莽的將一個很大的蒲包，向我的箱子旁一擲，我忙立起來把那東西推開一些，覺得很是沉重，就責備似的對他說：「朋友，請你挪開些，別壓碎了這些花兒！」

他笑起來了，一面搬開那包裹，一面問我道：「這些花有什麼用呢？也帶到上海去麼？」
「送人啊！」我聽着那愚蠢的問話也笑起來了。

「這能值得多少錢呢？」他却笑起我的愚蠢來了。

「那末，你這包裹裏的東西總很值錢了。」我反問道。

「像肉，像豬油，像酒，上海要比鄉下貴得多了。」他很自以為聰明的話，我覺得自己也許是太愚蠢了。

「這就是你們這些單幫客人的好生意，所以火車全被你們佔滿了。」一個坐在我對面的學生型的人很不客氣的對他說着，但他只是搓着手微笑。

我就轉過話頭問那學生型的人道：「這些累累的背荷着大包小包的人，都是單幫客人麼？」

「是的，他們都是些失業的工人，或是空閒的農夫，不論男女，都是措得重量，有擠軋的氣力，從鄉下帶了一些肉類，雞蛋，以及各種土產到上海，再從上海帶了一些紙烟，糖，布疋等回去，只要帶得動，有利可圖，他們都會帶的，最近，因為統制放寬了，他們更活躍

，火車也更形擁擠了。」

「先生，利息也薄了。」那有着酒糟鼻子的鄉下佬，聽着插口說。

「那末，你到不怕充公，吃生活麼？」那學生問。

「做這生意是上下都有招呼的，就是偶而失風，挨了人家的打，也是難得的。」

「那末，你挨過打麼？」我不禁好奇的問着。

「不要講挨耳刮子了。有一次我曾在車站上跪了三個鐘點，腳都麻得立不直呢！但爲了

吃飯養家也沒法兒啊！」

許多聽見的人全被那質樸的言詞引得笑了。

車在一個個小站停靠著，不住的有人湧進這已經擠滿了的車廂裏來，忽然在我們座旁有三個甯波口音的女人帶來了一陣令人噁心得要嘔吐的腥臭，我想叫她們走開些，但是擠得身子也轉不過來叫她們那去，我便問道：「你們帶的啥東西，這樣腥？」

「鮮肉和鮮魚，這蒲包原是裝黃花魚下來的。」

我立刻打開窗子，想透些新鮮空氣，看見車窗外青葱的麥，金黃的菜花，夾雜着一些鮮

紅的桃花，爲什麼這些生長在這樣美好的田園裏的人，願意捨棄了來過這奔波的生活呢？

車子將近上海，許多在郊野的工廠的廢墟，全長滿了綠茸茸的野草，一個個死寂的停止了呼吸的烟囱，睜大了眼睛，呆望着灰黯的天空，我的心裏，不覺被悲哀塞住了。多少有用的動力，在無益的消耗着，這些弄到在可憐，狡猾，躲躲藏藏中生活的人，是誰使他們如此，難道他們生來就是這樣的人麼？

下了車，約摸一個鐘點，這一大羣才從檢查處走畢。我同了妻，抱着孩子走出站，看見地上一堆碎瓦片，一大灘油漬，一個老婦人抱頭哭泣着，聽見旁人說：她帶了一大罐的蔴油，完全打碎了。

小鎮紀事

沈焜

這裏的天總是籠着灰色的，有人說是蠢然的巨物作怪。即使是春天，煙突裏不斷的噴吐着濃煙，四處瀰漫着。陽光透過過煙靄，再也不是明澈的金黃色了。

人們就生活在灰色的煙靄裏，呼吸着混濁的煤氣。

集上自朝至暮不停的熙攘着人羣；漠然地，無所爲地，櫃上撐着一張張悠閒的臉。街上旋轉着一個個看似忙碌的身子，他們從東到西，再從西到東，像永遠負着一種正經的擔子，無由推却的趕着。

嘈雜着，推擠着，自朝至暮，一天，一年，至少已是幾世紀的事了。

巨物口裏吸吐着一批滿塗煤屑的人物；女人，孩子，外表是一樣的醜陋。說他們帶有戲劇色彩，正是，他們是劇中的人物；被人搬上舞台作爲洪流的主動者。黑色的掩蔽裏看得出她們高聳的顴骨，滿佈紅絲的鈍眼，全身疲憊的神情。就是孩子也是懂事的，小動作裏表現

出生活給與他們的經驗。

巨物的頂端噴着濃厚的黑煙，如一根嚴正的鐵棒，慢慢的橫散着下來。這種無忌的權威代表了另一階層，似乎在宣說着沒有我便眼看着有一批批人失業，餓斃。——這是她們和他們的恩物，但因此他們在這階層的眼裏是看作爲人羣的渣滓，只配在黑煙層裏工作，永無休止地。

順從是天性，看不出一根有形的鞭子，他們每天機械的工作着；疲憊的，但也是竭力的幹着。有時也發出啾啾的聲響，這是相互輕輕的詬罵，或是對自身的怨嘆。他們是不會厭惡這巨物的，當然更不會懷恨到給他們工錢的老闆身上去，他們以爲這種思想是帶一點荒誕的。沒有想到另一個環境，不願挨餓而工作，工作的結果就可以填塞一下肚子。弱，病，死這是天理，誰能逃避得過。

但有人說他們是被壓權者，少數人的奴隸；更進一層說，爲什麼永遠肯低頭的苟延着，不起來反抗，幹一下？

但隨後說這話的年青人們也感到了這是番不着邊際的空語，純感情的激憤語，看看自己

同樣是被壓榨者，飢餓，工作。爲什麼不從自己反抗起，微弱的泡沫能激得起洶湧的怒濤？這是無可如何的事，茫然裏低首拾起工作的擔子，聊以自慰的說着：『幹我自己的事業』。

挨餓，工作，不移的定律。誰能說半個不字？

灰色的濛籠裏有人在相互的耳語，輕笑。這是堆肥胖的，白皙的衣冠。他們計議着，同時也在祝賀着這承平；誰再敢向我們挑戰，有這樣愚蠢的人。給他們工做，給他們酬勞，還有比這再好的事嗎？

——誰是反抗者，誰是叛逆，就逃不掉滅亡。

巨物裏吐着黑煙，籠罩着集上擠動的人羣，一天天過去。

幾個人無聲息的出走了，嘴裏呢喃着：『這沒出息的地方！』

離鄉

麟

爲了生活的騙策，我不得不踏上了人生的征途。

一個細雨迷濛的朝晨，天也猶未亮足，我載着一個沉重的行李動身了。因爲去處是個偏僻的所在，比較文明些的交通方法還未能應用，因此我只得乘着那個被我素嫌悶得氣都透不來的箱籠般狹窄的艙艙船進發。不巧那天空氣濕得難受，小船裏的搭客又多了些兒；彎背坐着連脚都伸不直來，委實令人感到比受刑還要苦楚。從五點半熬到六點半，全是耐心的焦待着；勉強吃了幾個麪包，算充塞了飢餓的肚子。好容易等到七點方始聽見船家高喊「開船！」只覺得小船如搖籃般地動盪了，於是心裏才舒了一口氣。望望天空一片灰黯的陰沉，陰沉得簡直使人看不慣；反顧船裏，黑悠悠地，而同舟的人，偏又抽烟的抽烟，談話的談話，兒童喧鬧着，嬰孩叫哭着……一片的噪雜，更覺得昏昏欲睡，想想這次自己沒奈何的背井離鄉，前途渺茫，真是無盡抑鬱，打定主意，索性閉目睡吧。

雨絲像小魔鬼般地從船外跳上我的面龐，冷颼颼地，我真的漸漸有些沉迷起來。這時，

腦子裏被動盪得轟呀轟的，直覺得全身搖而復搖，有被搖入河中去的危險。鎮靜了好久，休想能睡去，心思一亂，牢騷又來了！啊！踏上征途究竟是件苦事，離開了家，離開了父母，離開了朋友知己……又受盡了千辛萬苦，而所爲的只是僅僅一個人的衣食！難道這便是我當初的志望？啊，僅求衣食而已，已經困難若斯！更不必去幻想其他了！但是，否，否！爲人在世，誰得一輩子地永遠不離鄉井？人生無波折，就顯不出生活的真價來，正如眼前的河面，白漾漾的，永遠是一片平靜，除却看了使人發生厭倦而外，再有什麼可說的？

小船突然地猛顛了一下，把我正在進行中的幻想驟然驚散。於是，我又不得不睜開昏沉的眼睛望了望四壁的周圍，但是陰沉沉的無邊天空和白漾漾的無際湖面，一味的單調，更使我的精神消沉了許多。我無力再顧到我的旁邊是否同坐着多少人，也無心去想究在幾時給搖進這個大湖面來；總之，我只願快地達到目的地，好叫我可以免得悶死在這裏了。

然而，我的腦子老是昏迷着，既不清醒，也不睡去。要不是猛烈的風浪把船顛蕩得使我完全驚覺，我恐怕不知要到何刻才能清醒呢！

雨是早停了，狂風從迎面猛厲地吹來，竟把我們的船陷於萬分危急的狀態之下！我們此

時但覺船已失了我們的自主力，儘被風浪湧得倒東倒西地左右不能安了。水點，浪花，像大雨般地落來，小船真好像頃刻間便有覆沒的可能！我們中的膽小者，這時又硬令船家把船靠岸，但是，天哪！茫茫無邊的大湖面，水連天，天連水，除了遠處略有些草灘之外，那裏有什麼岸可以靠呢？於是，我們中幾個自以爲嫻熟路途的「旅行家」，又高聲地埋怨着船家不應該在這種風狂浪大的天走這條路徑，以致弄得現在這般的危險；但是船家倒很坦白地說：『啊，你們不用着急呢！這樣的風勢儘不要緊，不過你們少見多怪吧了。况且，我們也有我們的生命財產在這裏，要是怪我不管死活的冒險，難道我自己的生命財產也就肯白白送掉嗎？』

膽小終久是膽小，我們雖依舊在大湖上進行，但情形却亂得不成了：吵鬧的吵鬧，祈禱的祈禱，有的面如白紙，有的唇無血色；尤其是小兒，更哇哇地哭個不休。可是我，無論如何，却鎮靜得多，不想開一聲口，也不想祈一回禱，只是昏昏沉沉地聽它飄蕩，反正，要死大家死，死了又何必擔憂？

小船在竭力的奮鬥和掙扎之下終於在風急浪高中勉強地搖出了大湖面。船身漸平，大家

都鬆了一口氣，於是膽小者先把緊張的心緒安下，然後停止了喧鬧，望着背後的大湖而嘆息。我呢，此時也放了放心，想想他們剛纔臨時抱佛腳的態度把生命求之於天，不免好笑。唉！我做了天，也決不輕易地這樣來救你們的，平日不燒香，急來做什麼！呸！你們太容易了！用得着人時用人，如今用不着便置之不理，難道「天」是應該在危急中求救才用得到的？

原本是昏沉的腦袋，這樣一來，倒俗意盡消，反而清爽起來了。啊，風波去了，前程無涯，這算是給我的暗示？啊呀，時間已過午了，再進兩個麪包吧。

船兒又繼續地行過了兩個湖面，終於在將近垂暮的時候到達了目的地。於是我也隨了他們得意地踏出這箱籠般的船艙，雖則我這時又高興得想不起到的該是什麼地方，但是唯其模糊也罷，反正我已脫離了悶够的船艙，只要現今舒適，其餘大可不言了。不過，再一回頭望望這白漾漾的水面，又未免生出一種莫名的感懷來——

『從此別離了故鄉，何日再能回去呢？』

風呼呼地尖急吹來，使我覺得一陣奇怪的抖擻，啊！「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難道我從此飄零了麼？走在他們的背後，心裏却發出了異樣的難過。

還鄉記

徐淑岑

歲月如馳，眨眼間又有三年不會到甬江畔的故鄉了！回想匆匆三年，雖流浪於江南一帶，與甬江近在咫尺，然碌碌終年，竟不得一蒞甬江，今次因公務來這甬江畔的故鄉，小佳數日，可謂是天假之緣了。

第一天到家鄉；那天早上似乎有些薄霧，在鎮海上岸，化了十隻老洋在西門外雇了隻「脚划船」，從內河裏向十里之遙的清水浦進發。天色還昏昏濛濛的，小河上的一切都尚在寂靜底昏暗中搖曳着。水聲潺潺，後面用脚在划着船底那個舟子，輕輕底在哼着馬燈調。（註：馬燈曲；流行於浙東一帶的民間小調，多半在正月裏燈節日出燈時歌唱。）一路上什麼都一如三年之前，小河底流水仍然那末清淨，祇不過很淺而已。過了半點多鐘，天微微底發白了，我伸着頸，向前面眺望着；可是因河水太淺，遠處岸上的事物一些也看不見，唯見兩岸茅草，在夾着稻香的晨風中互相底擁擠着。這熟悉的地方因日久而生疎了。如是我低聲底問

舟子：

「清水浦還有多少路？」

「到了到了，前面就是……」

果然，我猛抬頭就看見清水浦廟後的那條石橋。我心頭一陣熱辣辣底感覺——我到了，我又到我的故園了。

向四面望了一週，景物依稀，悵悵地踏進荒蕪的院落，穿過了野草茸茸底一條小石道便到了後門口，輕輕地將門敲了兩下。

過了一會，大姐來開門了，我走進了屋子，大姐姐便去開了前軒間的窗，我便在前軒坐下，和她談了好一會，她再三叫我去睡一會，可是我因昨夜睡得很好，祇到樓上房間裏坐了一會。中午吃過飯，便來拜訪了鄰居的兩家種田人；談了一會海話，又說了一會農事，可是他們都愁眉苦眼，因今年奇旱，早禾收穫，不及往年四分之一，日前雖下過兩陣雨，可是已經遲了，因早禾早已收進，關於晚禾，希望也極縹緲。

當天的晚上，又和大姐在房裏談些瑣細的家庭之事，她說自從二伯母謝世以後，她就做

了進來看守着這屋子，每日盼望着母親歸里整頓一切，這屋子要修理啲，倒塌啲……她似乎非常怨恨母親之爲何不作歸計，可是她絲毫不體諒我們在外而爲了生活而奔波的幾個人底苦衷。她，大姐，因爲大姐夫近年來囤積了一些小小貨物，雖稱不上暴發戶，姐夫手頭的確有幾個錢，姐夫的態度就傲氣凌人，甚至於大姐也有些那樣了！在上海我已聽見過姐夫好多閒話，那些沒人格的，沒知識的閒話，可是我們總不去理睬他。如今又聽見大姐之言，使我非常悲哀。她和二姊，同是一樣底媽的女兒，同時也各有丈夫，爲何二姊肯與我們一同在外間勞苦，患難相助，十年有如一日。然而大姐，却祇是諷刺，詆譏我們呢！然而我原諒他，因爲她沒有知識，沒有受過好的教育。

我回憶到大伯母去世後，二伯母就獨自經營着故園的薄產也十有餘年，她們已往的人格，道德，真不愧是兩位可敬愛的女性——五年前，我逃難到了家鄉，那時身無分文，在鄉中住了一年之久，二伯母之回顧，永銘深心，令人難忘。冥想着她那一副慈愛的尊容，當我離開故居她老人家切切底叮嚀，我不禁泫然了！而現在呢，她已永離人間了，茫茫天地，將何處相尋呢？

第二天清晨，一起身，就獨自到江岸去了，在那裏，一如三年前底躑躅着，輕淡底晨烟，迷茫的遠帆，對岸的高山，惦念着已經有三個年頭，令人悲歡交集。記憶是人類的一個特性吧，我老是懷念着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甬江；我的故鄉，到幾時我才能安閒地來住在這裏呢？海風蕭蕭，海浪滾滾，這安靜的江上我真願長在此獨步着。可是事情決不可能，明天我就得離開這裏而再到我不願居住底城市裏去。人事滄桑似流雲晨星一樣，七零八落。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嫁的嫁了，最使我難以忘却的，莫過於惠姊與杏英兩個，在當年同是這岸上的散步者；如今呢，聽說杏英因難產而送了一條命。惠呢，嫁人後就被她底丈夫不知帶到那裏去了。回想當年結伴嬉遊的情境，真恍如隔世了。我終於辭別了大姐，在清早的晨霧中，跨上小船，踏上了短短的旅程。

故鄉

剛克

鎮的四週都是水道，吳淞江像長臂似的抱着鎮市外的平曠的原野，在這廣大的原野上密結着村莊，每個村莊裏人口很繁盛，褐色皮膚的老實的農民，終身守着他們的農園和田地，世代墾植着那兒的泥土，大概從清代咸同間到現在，沒有改變過他們辛勞的生活，年年担負着田租捐稅，担負一年年壓重，他們仍舊拿着祖傳的耒耜，低頭工作，有時因為付不清田租，被滿清的官吏捉去，坐牢打板子，鬻女借債，清償租稅。

這鎮市，大概在唐宋時代已經是熱鬧的地方了，相傳唐代的名塑家曾在鎮市的一所寺內塑造過羅漢，晚唐詩人陸魯望先生，就隱居在鎮上，據說現在市中心的一座石橋，還是宋代的遺物。

因為鎮市的周圍都是水道，陸路的交通不便，水道又曲折，所以土匪不敢輕易進去，據老輩說自從洪楊亂大擾亂了一次之後，是始終太平的，所以鎮上的人常自以為這是我們的安樂鄉。

這死水潭似的「安樂鄉」，跟着時勢的變移，它內面也充滿着矛盾和不幸，表面雖還是

小康氣象，而內面的生活，已不如昔日，清朝末年的幾個大族之家，革命之後早已沒落了，土地和房屋漸次由子孫變賣，子孫們不事生產，有的有了烟癮，有的在外嫖賭，總之不想圖上進，雖家業中落了，還靠着祖上的餘勢，擺出陵下的氣派來，但這餘光終於不能再延長，不久就由昔日的豪門一變而為頹敗的破落戶了。

一些自詡爲世代書香之家，以讀書種子自相誇耀，酸氣滿身，在鎮上常以正人君子自居，鎮上隨便什麼事，都要過問，頗顯出自己是地方上唯一的有知識的上等人，其實一無可取，徒然地「七張八嘴」而已！而昔日光耀門楣的舉人秀才的讀書人頭銜，現在已半文不值，士的金照牌也掃了地，由讀書起家，也終於由讀書中落，現在也早已門牆寥落，盛況殆盡，醬缸已打碎，只剩下空架子了。

往日的鄉紳漸漸沒落了，現在代鄉紳的勢力而起來的是新興的流氓，和一些曾經在洋場上的學校裏鍍過金的機會主義的青年們，其間也有是昔日鄉紳們的好子弟。他們在鎮上傲然地抬起了頭。

許多人的飢寒，和許多人的悲苦，反映着另一些人的逸樂和荒唐。

這是我的故鄉。

生活在漲潮中

之俊

本月的天氣還沒有灼熱，不過覺得有一陣陣的空悶。

我靠在椅子裏很想避去在腦子裏作祟的從瘋狂市場裏激動到四周的使我苦痛的念頭，但是偶然把視線落到報紙上，顯著地「漲」的字眼又是刺激着神經，即使弄堂裏的小販，也是引證了狂躍着的市場消息來企求比較高價的出售，一聲聲不時襲進我的耳膜上來。

「真討厭！」我厭惡這一些，我無理由的恨起他們嘮叨的叫喊。

「不，他們也是爲着生活，生活在這個世界裏，只好盡付出自己所有的能力，去換取自己的生存。」從厭惡轉換到同情的境地，我依然沒有辦法伸出一隻援助的手。心情不可能靜下來，只有愈加地昏亂，好像四周的景物開始顛覆起來，我的頭沉下去，希望暫時地讓小睡帶走了煩悶。

「爸！」四女手裏一張字條。近來她改了步行入學，她每日走得有些疲乏，額上淌着汗，今日却没有立刻跌在椅子裏，伸着二隻張大的眼睛直注着我，好像有什麼期待。

四女的條子不止是一次了，催繳留額金，變更學費的通知，現在是不是第二次的變更了學費。

她絮絮地開始答覆了我的疑問：

「今天我們要先生講故事，先生却講一些自身的事實：——車價漲了，只好很遠很早的來到了學校，穿了一年多來的襪，自然更加破爛得不堪了。走進店舖，問問價錢，從一元多跳到六元錢一雙，只好嚇得退出來。現在愈走愈爛，補了再補，實在不可能再敷衍了，但是再想去買，六元只能夠買一隻穿了。……」

我不讓她繼續訴說下去，拿過她這一張條子：

「……同人等淺淺薪金，入不敷出，仰事俯蓄，生活堪虞，不得已呼籲貴家長酌量協助，聊資彌補。……」這短短的幾個字眼的深層裏，包含着許多教師掙扎在生活線上的慘狀。

「又是騙錢！」母親這樣說。

「不！」我和四女同聲地回答。

「先生們爲了我們學生，從早到晚忙個不停，他們沒有功夫也沒有本錢去做生意，近來

物價的飛漲，只有加倍地加速地貧困下去，迫得他們不能生活下去！」四女繼續說下去。

「這樣子要學生錢，不是騙錢，也像叫化子。又不是叫化子，才這樣像伸出了手喊一聲：『討一點！』」

生活這樣下去，將迫得每一個變成叫化子的。教師們忘己的辛勞，是很少人能够去瞭解的，只有孩子純正的心，以及被生活壓榨得同樣要死的人才懂得。

我偷偷地取出了十元錢，自己似乎鬆了一口氣，四女露着一絲笑容，背過了門出去時，在門縫裏扮着一個鬼臉指指他的祖母。

「倒霉！」四女又氣鼓鼓的從學校裏放學回來。

一張是十元的收條，另一張。是：

「本市幣制變動後，本校各項支出亦隨之增加，刻經校董會議決，不得已再行變更學費，如貴家長不予贊同者，請即將已交留額金如數收回，以清手續。」

「我早知這樣，十元錢也不捐了，情願不讀書的。」她深深的怨恨，她那真實的愛心，是給弄模糊了，我撫慰着她，糾正了她偶然發生的病態心理，可是，如何去脫除這個生活浪潮裏的波動，我心裏開始惘然起來了。

賣兒的前夜

林嵐

夜深了，利剪般的西風，橫過着寂寞的孤村，殘葉從枯槁的楓樹上簌簌的落下，一片茅屋的村舍，現着異常的淒涼，像死樣的淒涼。

沒有皎皎的月色，也沒有閃閃的星光，空中佈着密密的黑雲，似乎天公要流淚了，但是不，秋深的氣候總是如此的。

從一盞忽滅忽明的豆油燈由隙處射出的一間草屋的小房子裏的燈光，却能辨得出她坐在一張用幾塊板架成的牀榻，牀裏睡着一個尚在懷抱的孩子，他許是不懂得這人世間的恐怖，他睡得臉兒都發紅了。她愁惱的眼光，時時直射着他底嬌憨的睡容，時時長噓着氣，頭也有時會搖曳，眼眶似乎有些潤溼，而且掉下來的是一顆顆晶瑩的水珠。

酸澀的淚珠滴在嬌兒的額上，使他驚醒了把身子轉過了一個半徑，嫩手把破舊的棉被角茫然拉了一下：

「媽，我要奶吃。」

她慌了，忙着把臉上的淚水拭乾，輕快地解開了胸前的鈕釦，露出一個紅色的奶頭，倚了半身，然後把奶頭塞進了他的嘴裏去。失神似的眼睛同時射在他的臉龐上，但是他又睡去了，她的奶頭也頓了一霎時才輕輕的抽出來，順手把棉被拉着蓋在他扔開的身上，然而她仍然是袒着胸，沒有把奶頭縮進去。

「可憐的孩子！」她嘆了一口氣，她把嘴唇貼在這嬌兒的額上，顫抖着聲音地說：「是我太殘忍了，可是也沒有法子……」之後，話聲更低微了，只有悉索的飲泣聲。

她時而低頭作着凝思，時而仰首瞥着經風吹動的燈火，又轉頭注視熟睡的孩子臉孔，如湧泉般的淚水浸溼了憔悴的瘦黃之面。

她回憶着過去，幻想着未來，瘦黃的臉龐頓時變得很蒼白，加之猛想起熟睡在床上的嬌兒將於明晨要被人奪去的悲哀！於是她禁不住嗚咽了，高聲的嗚咽了。

她哭了一會，生怕驚壞了這孩子，隨即壓抑了氣忍着，但是她的心是片片的碎了。

她把置在四隻脚的破木桌上的豆油燈熄滅了，很想閉着眼休息一下子，隨即躺在床沿的

一角，那知她的精神失了調劑不覺得疲倦；她爬起來了，摸着桌上一盒火柴，重燃起了那盞豆油燈，燈心噴着黑色的烟霧。在模糊的光照下，她的頭髮是蓬亂的，她的眼皮是紅腫的，呵！她是整個的墮入悲哀底氛圍中了。

忽然，床上的孩子翻了一翻身，從被窩裏伸出了一隻雪白的手圍着她的枕頭，緊緊底抱着好似抱慣了阿媽的頸脖，親熱地偎着，這情境。她全懂得，她失聲了。

東方現出了魚肚色，晨雞也鳴了，她啜泣着，而且夾着啾啾怨訴，一縷縷底隨着四風而傳播出來。

渡江前後

墨丁

渡江的人成千累萬，都是從前方逃來的，本地的人已早走光了。墨黑的夜，我看着江裏澎湃而遼闊的水，無限悵悵，無限淒涼，浦江的對岸茫茫，我的前途也茫茫！

每一隻船靠近岸，總是擠來一大堆人，有時發出幾聲淒慘的叫聲，有時就有人跌下去，幸虧有一個廣大的碼頭，否則一定有許多人擠下水去？黑夜裏，擠下水來還不是死？逃難裏的人們都已經過了砲火的驚懼，把死已丟入了九霄，聽之天命了。所以還是沒命的擠。

我終於也忍心的擠上去，沒有行李，一個單身，當然是容易擠的。

「先生：謝謝你，讓我先走一步吧！」

一個中年婦人，拉着二個小孩，身上駝一個大包裹，乏力地，在我的前面。因爲我擠急了，她恐怕兒子擠開，又恐怕擠不上這隻船，回過頭，哀求地向我說了這句話。馬上又匆忙地捧捧自己的包裹，照顧着二個孩子。

我心裏莫明的被這面前的三個人感動了，我想起了母親，我想起了二個弟弟，我想到了父親要是逃散，母親和弟弟……我莫明的想退後去，可是後面擠上來，我不自主地擠上去。

「先生……」

「你去吧，你管你自己去，擠，你這二個孩子我來拉，你擠，後面擠得緊。」

但是那婦人看看我，不相信我會幫她的忙，她像懷疑我不是好人。可是後面拚命的擠，她沒有辦法，放了孩子，我馬上去拉住那二個孩子，我這時的眼裏又流出淚來了。

這一次渡江，擠雖擠得緊，但只有二隻帆船，所以我們等到半夜，擠到半夜，才上了船。

天空是冬天的緊俏，雖然是晴天的天空，天上有明滅稀疏的星星，但是這時候的星星只是加深了陰沉。北風迎面吹來，江裏起了小小的浪花，好在人是擠得緊緊的，並不覺得冷，同時許多難民也都忘去了冷，沒有閒來理會冷！

我還是緊拉着那二個孩子。

那婦人已非常乏力地蜷伏在人叢裏，低了頭，不照顧她的孩子，她似乎已相信我了。

船到江心，那二個孩子緊緊地貼着我，好像是怕，好像是疲乏，想睡。

我心裏不住地胡亂思索，徐州去是否能夠碰到父親，是否能見全家的面，舅父是否還在徐州，如果一到徐州看不見一個熟人，那怎麼辦，我又恐懼了，我緊緊地握住了二個孩子的手，緊緊地用身體來貼緊着那二個孩子。

上了岸，一直就跟着大羣的人到了浦口站。

浦口站上還有電燈，並且還有賣雜貨的。這時我才記起今天還是早上吃了二個乾大餅，肚裏有些餓，就檢了二個麪包買了。

孩子坐在我的身旁，那婦人也坐在我的對面，我因為地下是水門汀的，所以站着。

當我把大麪包送到嘴裏去，我忽然低下頭去，看見了那二個孩子，孩子們張大了眼睛看着我。

「喔！你們餓嗎？」

他們不響。

「餓了！」我自言自語，把兩個麪包分給了他們，他們無言地接受了，我要緊又追上那

賣大餅的。

等我買了二個麪包回來，我看見那二個孩子正在把麪包遞給他的媽。

我立刻感動地呆站着，我又吊下了淚來。

「是那位先生給的？」婦人沒看見我給，現在坐着低了頭，也沒看見我呆站着。

「乖乖！你吃吧，一人一個，你們餓累了，真可憐！要是在家裏，你們還不是要檢奶泔的，百葉的，現在，爸又沒了，唉！」

可怪的，孩子不吃，他們把一個整個的給媽，他們倆分了其餘的一個，媽拿了那個麪包在呆想。

忽然他回過頭，看見我，放下手來，站起來。

「先生：」她不說話已掉下淚來了。「你給的？……唉！」

「給孩子的，孩子餓了吧？」

「二天沒吃了！」

「爲什麼？」

「他爸給炸死了！」

「怎麼？——炸死了！炸死了！」

我不管那婦人提了麪包在哭，我好像給這話提示了一些什麼，也像這話與我是有着關係的！我的淚也無定地流下。

「你們沒帶錢？」等了等，我說。

「錢都在他爸身邊。」

「那末你們到那兒去呢？」

「走到那裏算到那裏，反正我們是不想活命了。」她不勝唏噓，「爲了這二個孩子，要逃，否則，我早就跳了江。」

「那不能，後方有難民所。」

「就爲了孩子，否則，我還是早些死的好！」她哭得已不成了聲。

我這時雖然也想痛快的哭一下，但是爲了她在哭，我倒似乎沒有理由陪着她哭了；我抹了眼，我安慰她：

「天沒絕人之路，別哭，到難民所去，徐州也有，到了徐州，我有熟人，要是他們不走，我還可以給你想辦法。」

我回過頭去看看那二個孩子，太可憐的孩子，已經是沒有爸的孩子，他倆的前途該怎樣的悲慘；我想我一到徐州，一定要對舅舅說，要救他們，救他們在戰爭的苦難裏流離的一家。

「吃吧！你們餓了。」

「謝謝你！」

我們都開始吃麪包了，我吃着麪包的皮。那婦人重坐在包裹上，拉着孩子，他們慢慢地啃着這冷麪包。

我委實吃不下，吃了半個，再也沒有唾沫來拌這乾枯的麵包了。我看見那二個小孩已經吃完，他媽把吃剩的在分給他們，我要緊搶過去：

「這裏有。」我把一個麪包提過去。

「這怎麼？……你不要吃的？」

「我吃不下！」

「……」

默默地看着我，不言語了。孩子已由我的催促接過了麪包。

我走到站外，望望天空，還是那樣的昏黑，那樣的緊俏；站裏的人大都已靜了下來，簡直像一座孤墓。北風更響了，我身上不禁也顫抖起來。

那遙遠靜靜地躺着的鐵軌，依稀可以辨識，幾處黑壓壓的東西，大約是車頭。我無聊地從站外再踱到站裏，那個婦人已緊偎着那二個孩子在打盹了。

我感嘆地想：「幾天之前，他們還有一個幸福的家，還有一個可愛的爸爸，如今，變了孤兒寡婦在流亡的途上掙扎，唉！他們的家啊！他們的爸爸；丈夫呢？……」

信

甘穆人

從朋友手裏轉過二封信來，使我想起了三個女孩子的影子，她們早在我冗忙的事務中成爲褪色的影子了！可是常讀完這用廉價的墨水在練習簿紙寫出的句子後，我却忍不住地失聲大笑；害得四歲的女兒瞪着眼睛，懷疑地搖搖我的膝蓋，妻也從外面擦着兩手肥皂沫，趕進來看我發生了什麼愉快的事情，值得這樣大笑。

我撫摸着脣上的一排鬍鬚，又摸摸凹下去的眼窩，覺得自己真逐漸衰老了，雖然不像一些人，上了年紀便要拜佛，對任何事都打不起勁似的，可是已沒有像她們那樣真誠又熱烈。憐憫自己在退步的人，看見別人進步，不一定是嫉妬的，我失聲大笑，就出於驚異她們進步的速度是怎樣迅速呵！好像站在我面前的影子，已不是幾個毛辮上紮着絨線的孩子，而是闊肩膀，高個子，挺起胸脯在行列中堅定地踏着大步把土地發出沉重震動的戰士。

還是在二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不聽妻的勸告，大吃其酒，酒後吃冰，冰後添酒，因之便

引出一場大病，我正苦醫院裏寂寞，可巧就碰着她們三個姑娘，大概她們也可憐我這樣狂吃，並且因我還不時嚷着酒與冰，至少她們覺得我這個人，「見死不懼」，有點滑稽，於是就引起她們找我談天的興趣了，並且大概因爲我已上點年紀，當然，是極穩當的人物；我也因爲她們是小姑娘，談談自然不妨，決不會被人說我「別有作用」，而要敲一記竹槓的。

開始我不住宣傳酒和冰同吃的好處，她們只是咕咕的笑；後來又拉出一肚子野史，把她們吸引在種種聞所未聞的故事上，她們就逐漸驚異我肚子裏的無奇不有，似乎有點佩服的樣子，於是不再叫我「酒瓶先生」，改稱爲甘先生了，不在我跟前時，稱我爲有風趣的老頭子。

「老頭子睡着麼……」

「唔——。昨天我們要他講得太多了，害他晚上有熱度……」

「噓——」

我在朦朧中常常聽得似乎耳語的談話，又聽她們躡着脚跟小心地退出來帶上了門。

等到我醒來，她們似乎已忘掉了剛才謹慎的態度，又噤噤咕咕，包圍着告訴我醫院裏的

逸事：會計揩油掛號金，院長扣發「客姆賞」，她們便偷自濫吃補藥，濫打補針，以資抵抗，結果引起胃呆，吃不下飯。這個逸事雖然我已聽上十來遍，變得不新奇了，可是她們還是講一回，大笑一次，她們說這個是頂痛快的報復。

偶然當房間裏病人都出去散步，只有我一個人靜靜地躺着的時候，門會像被輕風無力似地吹開，她們到我的牀前，低聲訴述着幾號裏的病人怎樣無禮，要她們替他搥腿，替他剝橘子，餵給他吃，又怎樣的乘着按脈的時候，把她的手摸一把；有時候又說院長是怎樣卑劣和吝鄙，見了病人家裏有東西送來了，他便裝着問病的模樣上去搭訕，三句一來，話題便轉到東西上，又殷勤地問着價錢，說話似乎也變得口吃起來，二隻手不住搓着，坐在病人前永遠不肯離開；可是當在病人手裏接下幾條朱古律糖和紅橙橙的橘子時，他便恍然記起那裏還有一個急症似的，趕緊袋着禮物竄出門去了……她們吐出了自己的厭惡和願望。

我常常被這些話打動着，深深想，孩子無邪的心到底可愛的。

於是在出院不久，由朋友的幫助，使她們重獲到求學的機會，那一晚她們來向我告別時，我送她們走，天正下着濛濛細雨，馬路上因為洩水而發亮起來，倒映着她們的影子，和一

排模糊的燈光，她們並肩着，懷着無邪求知的心，散出一串細碎的笑聲，去了，遠了。——

二年來，不時寄給我許多信，可是從沒有這樣震驚過來，使我覺到二個孩子已長成得比我進步了：從前信上生澀的字句，幼稚的口吻，都已絕跡，現在她們竟用了漂亮的簡體字，娓娓不倦地寫述着如何讀着那些艱難的書本，如何窮苦得有趣；而且似乎故意同我挑戰似的說：「現在一個人要做十個人的事，這是對的！對的！」這是什麼話？無疑在說我是懶骨頭，在嫌我現在擔不起這十個人事的擔子了，呵呵，算是這話裏含一點罵，也是好的，有罵人的勇氣，罵得使對方連哼都哼不出一聲地默受，或者夾着尾巴地溜了，這是如何巧妙地做成了一個投槍手啊？

她們那裏還是在我牀前不住訴苦和偷打補針作爲報復的孩子嗎？懦弱和稚氣早離開了她們，現在就這樣地變成了粗獷，大膽，和活動；她們顯然已經獨自站立起來，已不畏縮地要正視這世界，做一個有用的人，如果那些別有作用的病者和院長在這時碰上她們，那活該倒霉，還怕不受她們一頓叱罵和二個耳括子麼？

可是她們還是玩皮，玩皮得簡直可惡又可愛，從前她們通信尊稱我爲甘先生，後來先生

資格取消，直呼我名穆人，除了正經話外，開始打趣起來，但是最近不對了，竟只寫了一個字——穆。這是怎麼一個關係呢？到底我腦筋比她們舊，我只知道稱呼一個字的，是愛情上用的；於是常常接到了信，弄得姚妮不安，覺得她們這樣省寫二個字，似乎反在虐待我了。可是在這次信上她們竟說：「穆，你太太不會妬忌吧？」這成什麼樣子？就是不懂文章的人，也能看出這是怎麼回事？這算什麼，玩皮也要有個程度才行，肚裏不住這樣埋怨，面上紅得更不自然了！……幾分鐘後，使我恍然想起這是她們設的計，知道我還有點古板，故意這麼玩玩我的時候，我竟不能不苦笑起來——現在我竟成一個劉佬佬，被大觀園裏一羣小姐鬧起玩笑來了。

掩住信，閉上眼，我似乎看見三隻貓一般玩皮又結實的臉，她們正高興地向山上爬，淌着多少汗呵，她們用手擰着衣服；脚底上泡破了，她們野蠻地撒出點水，不顧一切地爬，又高又胖的個子，棕欄色的皮膚，使我幾乎認不出她們來，可是——我知道，這就是從前充滿着懦弱稚氣無邪的人。

似乎使我瘋狂似的，我捧起了四歲的女兒神經質地高聲叫喊：「瞧啊，你將來也得要和她們一般有出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4651B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燭
火

編輯者 學藝編委會

出版者 新中國報館

總經理

街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定價 國幣十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出版

20



滄海書店

1873

13

180.20